

黃莫華先生年譜二稿

鄭喜夫

弁言

筆者前有「黃莫華先生年譜初稿」之作，載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之臺灣文獻第二十八卷第四期。當時以極有限之資料，匆匆草成，錯漏殊多，黃莫華先生字尚且誤為「冥華」，遑論其餘？雖文末有附記云：「本稿草成後，甚自不滿意，久置篋底，欲以待續得資料稍事補充。無如求而不獲，即連明知譜主有家傳履歷書等文獻，亦未能過目，因姑先謄寫發表，意在拋磚引玉，工拙固非所計也。前輩先生幸有以教正之！」發表後，至今仍有追悔莫及之感。

數年前，無意間在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圖書室赫然發見久求不獲之黃玉階之履歷（抄本）。陳祚年撰「黃玉階先生墓誌銘」亦得於之其所著篇竹遺藝，嗣又得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大園市藏編纂臺灣人物誌等，有關先生生平事跡之資料乃漸豐富。

民國七十三年，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助理編纂林萬傳學長鉅著先天道研究一書出版，吾國研究秘密社會權威戴玄之教授推崇為「可與李世瑜先生成名之作『現在華北秘密宗教』比美，且有過之」，可知其成就與貢獻。此書對於先天道源流、神靈、經典、佛堂儀節等之發明，自有其不朽之學術價值，而其關於臺灣先天道沿革之研究，對欲探索黃莫華先生生平者，更為不可或缺之參考資料。萬傳學長知筆者留意黃

莫華先生事，特影贈先生手著疙瘩瘟治法新編，並出其珍藏之先生所辦講習會之講習課，及黃道弘先師誕辰紀念恩德報答方法研究錄，假予影印，復惠贈其在臺北至善佛堂所攝照片多幀。拜受之餘，實深銘感。

其後，又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吳家憲兄在臺灣總督府檔案中檢出與黃莫華先生有關者三件，亦惠我良多。

由於以上種種新資料之獲得，促使筆者草為此二稿，欲藉以稍贖初稿錯漏之罪愆，並以感謝吾萬傳學長之一再提供珍貴資料之雅意。唯是，近年為稻梁謀之工作益見沉重，兼以筆者已傾全力以事中外姓氏源流之研探，稿內若干枝節無暇一一考證，敬乞高明之士見諒並不吝賜教！

黃莫華先生年譜二稿

先生姓黃，名玉階，字莫華，（按初稿據中原文化與臺灣作「冥華」，誤。）道號道輝。（按先天道凡任十地者，均以「道」字為號。所謂十地，「又稱葉任、地任，分布十方督辦道務。先天道將全國劃分為十個地區。每地區置十地一名，通常轄二個省份，亦有轄一個或三個省份者。其轄區實仿自清代總督轄區，如浙閩（含臺灣）、雲貴、兩湖、兩廣、陝甘、四川等。十地一職，由祖師就頂航升任之。其職權除督導區域內頂航諸級外，亦可授職引恩以下諸級。」而先天道之職級，祖師以下依次為五行、十地、頂航、保恩、引恩、證恩、天恩。恩天「是最基層的頭領」，其下即為販

依進道之衆生。此項職級制度，始自清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第十二代祖袁志謙定「五花十葉」，五花即五行，十葉即十地。道光年間，第十三代祖徐吉南、楊守一「開百八頂保之盤」，再置頂航、保恩二級。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徐、楊了道，袁復掌道盤，十年（一八三〇）定證恩，十一年（一八三一）再定引恩，並以「道、運、永、昌、明」五字作為十地至證恩之道號，而告確立。見林萬傳編著：《先天道研究》。至先生之名諱字號，陳祚年撰「黃玉階先生墓誌銘」云：「先生諱玉階，字黃華」，普易道人（林普易，即林希元，亦即林學周）編著《臺灣宗教沿革誌》云：「臺北黃玉階先生（諱黃華、字學禮、又字玉階、道號運輝）」，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先生略歷亦云：「黃玉階先生諱黃華」，大園市藏編纂：《臺灣人物誌「黃玉階君」》亦云：「君諱（諱）黃華」，而同書「黃瑤琨君」云先生季弟瑤琨「號菁華」；然則黃華、菁華或先生昆仲之譜名，而別以字行歟？（祖籍福建泉州府，其先世世系待考。（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本傳》云：「父、祖皆隱于市，乾隆遷徙以來，未曾趁風塵。」據此，則先生之祖或於乾隆末葉東渡。或云其祖渡臺後逐商利為生。）

清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先生一歲。

四月二十五日午時，（據「黃玉階先生墓誌銘」。「黃玉階君」亦云：「嘉永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生」，嘉永三年即道光三十年；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所藏「黃玉階の履歷」抄本〔按即王一剛（王詩琅）撰「黃玉階的生平」所云「其家傳履歷」〕將嘉永訛為「喜永」外，年月日同之；而臺灣宗教沿革誌作本年四月十五日午時誕生，顯係二十五日之誤。）

先生生於彰化縣大肚中保五叉港附近地方，即今臺中縣梧棲鎮。（履歷及「黃玉階君」並謂先生生於「臺中廳大肚中堡梧棲港（後者但作「梧棲」）街」，唯此為民國初年之稱謂。考道光彰化縣志，街市及莊社皆無五叉港之名，僅卷一封域志「山川」港有五叉港條云：「海汊，在沙轆莊北。」建省之後，大肚中保割隸新析置之臺灣府首邑臺灣縣。又，先生出生地有異說，臺北耆宿陳振能謂先生實生於澎湖。見陳三臺述、王一剛記「臺北舊事瑣談」。）

清文宗咸豐元年辛亥（一八五一），先生二歲。

清文宗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先生三歲。

清文宗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先生四歲。

清文宗咸豐四年甲寅（一八五四），先生五歲。

是年，先生從黃邦先生肄習國學。（據履歷，原作安政元年，換算為本年。初稿以本年先生甫五齡，疑原文「元年」或為「六年」之訛，則為咸豐九年，先生十歲事。）

清文宗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先生六歲。

是年，先天道閩浙地任李道生為開荒臺灣，命引恩李昌晉與黃昌成渡海東來，二人闢分南北辦道。昌晉闢分得北部，昌成南部，中以彰化為界。（據民國元年農曆壬子年正月初十日先生在臺北與善佛堂宗教講習會第一日課程講授云：「我臺灣於咸豐年間，有李昌晉先生、黃昌成先生，領李道生先師之命，來臺開荒。二位老先生闢分臺之南北，李昌晉先生闢分臺北，黃昌成先生闢分臺南，中央北至彰化、南至嘉義，各引度賢良。黃昌成先生開出李、郭、林、康、葉諸前輩，李昌晉先生開出黃、李、何、陳、林諸前輩。」見陳紫雲藏宗教講習會之講習課。並參先天道研究。原俱但作「

咸豐年間」，茲以昌晉至新竹布教爲本年事〔詳下〕，因並次於本年，實際亦可能確實如此，否則當係四年事。）昌晉即自福建渡臺，至新竹布教，並從事教育工作，教化民心向善，獲善信崇仰，不久在樹林頭（今境福街一帶）建堂，名曰福林堂；是爲先天道開臺之祖堂。（據先天道研究。）

清文宗咸豐六年丙辰（一八五六），先生七歲。

先生妹（名）幼女道號昌英，約生於本年或其前後。幼女自幼好佛，及長守貞不嫁，皈依先天大道，其後輔佐先生及弟監（一名監周，道號道弘）闡揚教義道理。曾任彰化福吉堂堂主，引渡賢良不輟。民國十七年卒，享年七十餘歲。

（據先天道研究。）

清文宗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先生八歲。

清文宗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先生九歲。

清文宗咸豐九年己未（一八五九），先生十歲。

清文宗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先生十一歲。

清文宗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先生十二歲。

先是，引恩黃昌成航海來臺，寓於郡城辦道。本年擇地於右營埔地方建堂，名曰報恩堂（在今臺南市忠義路），以爲講經拜佛之所；是爲先天道在臺南設堂之始。（參先天道研究。按伊能嘉矩著：臺灣文化志中卷謂昌成於咸豐年間自四川成都縣渡來。）

是年，報恩堂與東港明德堂信徒，以兩地往來跋涉爲苦，於鳳山地方搭建三間土塆平房，供休息用，即爲鳳山明善堂之肇始。（據先天道研究所引民國六十年「鳳山明善堂沿革碑記」。）

是年，先生門下醫生陳自新生。自新，臺北大稻埕人，

祖籍福建泉州府。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入泮。進學後師事先生習醫。（據臺灣列紳傳陳自新傳、王詩琅纂修：臺北市志稿卷九人物志陳自新傳。）

清穆宗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先生十三歲。

清穆宗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先生十四歲。

清穆宗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先生十五歲。

清穆宗同治四年乙丑（一八六五），先生十六歲。

清穆宗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先生十七歲。

是年，臺南報恩堂修建。（據先天道研究。）

清穆宗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先生十八歲。

七月初七日子時，先生於五叉港入門皈依先天道。民元先生在宗教講習會第一日課程曾憶述云：「愚則於同治丁卯年七月初七日子時，進道於臺中梧棲街何許中先生佛堂，乃李昌晉先生所親點，而開示則帶何成修先生，保舉乃潘晉原，引進則何許中先生也。」（據講習課。按先天道之入門皈依，必須有「三師一引」，親點、開示、保舉謂之「三師」，而「一引」即引進師之謂。而陳振能曾云：「黃玉階是在澎湖出生的，自幼讀書不第，家道清寒，好與遊手好閒之徒爲伍，所以也學得一身的好國術。晚年，我曾親見他打猿拳。但他年少時，也就是因此闖出了大禍；有一天，偶然因事與人打架，竟錯手打死人，殺人償命，故鄉自然不能再住下去，於是逃來安平，改名換姓，流浪各地。他經過這次慘痛的經驗，深自懺悔，痛改前非，皈依佛門，終生食素，勸善行醫，到處都受歡迎。」〔見「臺北舊事瑣談」〕。臺灣列紳傳本傳則云：「玉階幼而俊異，不好與賈估相齒，偷閑讀書，倜儻抱大志。」可互參。陳氏謂親見先生於晚年打猴拳

，應屬可信；至先生年少時失手傷人致死一節，則待進一步查證。）

清穆宗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先生十九歲。

清穆宗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先生二〇歲。

是年，先生師事中醫師李清機先生習醫，並研究佛教宗旨。（據履歷。中原文化與臺灣則云先生嘗以平不平毆人致死，亡命安平，從蕭鳳開先生習醫，數年有成，乃束裝至淡水。）

是年，先生初出診治病患。自是，行醫濟世，恒施醫並送藥物。（據履歷。）

是年，先生門下醫生陳直卿生。直卿，臺北大龍峒人。家富，自幼讀書，夙志于醫，欲成名於杏林。後師事先生習醫，覃思研精，凡四載，果為名醫。（據臺灣列紳傳陳直卿傳。）

清穆宗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〇），先生二十一歲。

十一月十六日酉時，先生仲弟監生。監，又名監周，字郁齋，道號道弘。（據黃道弘先師誕辰紀念恩德報答方法研究錄所收「黃道弘先師誕辰紀念恩德報答章程」。郁齋當係監之號。「恩德報答章程」亦云監「原籍梧棲街人」。）

是年起，先生幫辦其親點師李昌晉之傳教工作。（據講習課。）

清穆宗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先生幫辦親點師李昌晉之傳教工作。（據講習課。）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其後陞為閩浙地任之蔡道昌以頂航名蔡運昌蒞臺

督辦道務，先生凡追隨數月，獲益良多，後且奉命往臺北開荒。民元先生在宗教講習會第一日課程憶述云：「中葉以來，臺南則有薛運亨（光緒年間臺閩頂航；據先天道研究。）老師辦理，時則黃昌成先生及李、郭諸前輩，經已歸西。再而張、柯、劉、黃諸位繼起，今則劉、張、柯、黃亦相繼回西矣。臺北余不肖廿一歲，同李昌晉先生幫辦數年。幸於同治壬辛（申）年，蔡運昌老師來臺，得以追隨數月，聆其闡發玄微，宣演妙諦，莫不翮翮欲舞，記之於心。後蒙蔡老師命余來臺北開荒，賞余川資十佛，囑余曰：『此金乃是老母之財，賢良功德，賞爾往臺北開荒，一本萬利。』並賞余書三本，命余早晚誦讀，百千萬遍，自能開通智慧。余接受之下，感泣叩謝而別，來梧棲街收拾行李，一包裹、一雨傘，來臺北開荒辦道。時李昌晉先生尚在，每年一度渡清。」（據講習課，參先天道研究。）

清穆宗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先生二十四歲。

是年，先生領天恩為傳道師。所謂天恩，「為傳道師，辦理衆生皈依進道事宜，是最基層的頭領，在選拔上十分嚴謹，三元條規序載：『天恩為佛領袖，要有榜樣節行，有財能捨救衆，無財捨身度人，引度賢良男女，又要守遵規程，又要行持檢點，又要除却貪嗔，又要不辭勞苦，又要活潑經綸，又要低心化氣，又要不畏死生，又要識人好歹，又要不驕不矜，又要認真大道，又要富貴不淫；有此這些才德，即可憑佛領恩。（按：以下數句補錄如次：『恩准禮本讀熟，不可拿本請神。天恩何等之事，乃載九六權衡，掌超輪迴之事，切莫視為常行！』）』衆生領天恩，尚須學習表文、開道規則，並須精研道義，方可開示傳道。依先天道習慣，凡

領天恩者均稱為老師，但女性亦有以姑太相稱。」（見先天道研究。）

民元先生在宗教講習會第一日課程憶述：「余於癸酉年領受恩堂，如先生來時，余於道中一概之事，皆尊與先生辦理。時何、李、林、黃諸前輩相繼歸家，許先生同蔡老師往日本開荒回來，余請他同辦。斯時臺北開荒之年，日夜攻苦，勤讀三本書，各處訪賢。及李老先生（按指昌晉）歸家之後，余一肩辦理。」（據講習課。）

是年，金秘祖林芳華（或稱林金祖，道號依秘，又號金元、玉山、崑圃。一謂本姓蘭，避風考改林姓，四川敘州府隆昌縣人，祖籍江西贛州府龍南縣，嘉慶九年「一八〇四」生。曾任金行，咸豐八年「一八五八」水法祖彭德源歸西，續掌道盤。任內選賢任能，仗義輸財，開荒外國，以普渡收圓為務。著述多種，以作闡道準繩。先天道因而再見蓬勃景象。）歸西，先天道西乾堂分裂為三華堂與西華堂兩派，各以正統自居，互相抨擊。（據先天道研究。）

是年，先生門下醫生葉鍊金生。鍊金，字友石；臺北大稻埕人，或云板橋港仔嘴人而移居稻江。先生高足，其醫術特異，參以中西。性恢達，人稱「鍊仙」。又能詩、書、畫，尤擅蘭竹，又好酒喜茶道。民國二十九年卒。（據臺北市志稿卷九人物志本傳，參初稿。而臺北市志稿卷九人物志載尤子樵者亦先生門下醫生，生年待考，因將其傳錄之如下：「尤子樵，本居大稻埕，後遷艋舺歡慈市街，初學儒，後與黃玉階習岐黃術，為中醫之翹楚，疑難病症幾着手回春，與鹿港乾（按即黃守乾）、葉鍊金齊名，民國初年卒。」）

是年，東港先天道明德堂正式成立。先是，同治年間，

天恩林性源因輔佐黃昌成開荒臺灣南部，至東港傳教，演說先天道義，當地皈依進道者十餘人，彼此合力贖資，並由鄭朝捐獻地基，建築草堂，至是竣工，名曰明德堂。（據先天道研究。）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先生二十五歲。

四月十三日，先生季弟瑤琨生。瑤琨，號菁華。少即岐嶷，長更精勤。生平持齋奉佛，性恬淡，寡言笑，溫良和厚，友愛仁慈，人咸推重之。（據「黃瑤琨君」。）

清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先生二十六歲。

先生偶聞袁了凡功過格之說，深有所感，勵志持齋，積功責過，勤修不弛，德器逐日成就。（據臺灣列紳傳本傳。原無年分，而次於：「光緒元年，初開門戶，乞藥者為群。」之下，姑為繫於本年下半年。）

清德宗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先生二十七歲。

清德宗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先生二十八歲。

清德宗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先生二十九歲。

是年，新竹先天道太和堂（乾元堂系）開山住持陳昌（外省籍，道號運榮），親往江南（江蘇）乾元堂拜會張真一祖，歸根復命。其後多次會祖，領受天恩、證恩、頂航等級。（據先天道研究引祖派根源所載「臺灣省先天派祖堂新竹太和堂道統」。）

清德宗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先生三十歲。

冬，澎湖先天道祖堂媽宮澄源堂動工興建。（許勢撰「澎湖媽宮澄源齋堂記」云：「光緒十五年春，齋人辛修忠承掌澄源堂，……患堂中之無記，難垂不朽，屬余作文以記之。余目媽宮勝狀，在澎湖之中，銜遠山，吞巨海，翠影飛，

銀濤捲，春晴秋陰，具有萬千氣象，斯堂之奇觀者如此。前有亭，右有圃，亭可以儲字灰，圃可以植花果，敞其軒以爲談玄之所，大其闕以爲得醬之區，斯堂之布局者如此。若夫見義勇爲、首倡是學者，驚江薛君詔光也。樂善好施、獻其地者，左鄰黃別駕烈侯也。徵之僦工，鞠躬盡瘁，由光緒己卯冬起，迨庚辰夏止，董七、八月之勞役者，辛君正平、黃君悟修也。……見先天道研究所引。）

清德宗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先生三十一歲。

夏，澎湖媽宮澄源堂建成。（據先天道研究，參上年記事。）

清德宗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先生三十二歲。

清德宗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先生三十三歲。

是年，先生於臺北府淡水縣大稻埕經營醬菜業。（據履歷。）並仍行醫濟世。

是年，先生仲弟監入佛門，研究釋氏道理。（據「黃道

弘先師誕辰記念恩德報答章程」。）

清德宗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二），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先生在大稻埕發起倡設普願社宣講所，講說善書，勸人爲善；並捐金助費。後又於各處及彰化皆創設宣講所，講說善書。（據履歷。臺灣列紳傳本傳云：「癸未歲，又首倡宣講，自擲三千金，創始公堂，朔望聚合，捧讀聖諭，更爲頑蒙敷衍其義，以維持世道人心；裨益尤夥。」）

是年，臺南擇賢堂建成。先是，同治年間起，葉昌楨輔佐黃昌成開荒臺灣南部，因報恩堂之信衆日多，場地狹隘不敷，昌楨等鳩資購民宅一所，爲聚會用。至是，正式建堂，昌楨任堂主。（光緒中葉，昌楨歸西，黃清泰繼任堂主。清泰，道號昌泰，亦嘗從先生習醫，岐黃之術精湛，活人無算

。日據後曾爲日本臺灣總督治病，民國年間卒。）（據先天道研究。）

清德宗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生先三十五歲。

是年，臺北地區流行霍亂症，先生精選良方，合藥施濟，因得痊愈者七、八百人之譜。（據履歷。）

是年六月，法國軍艦分犯基隆、滬尾，旋又增援四艦逼基隆，致書守將迫降，不答，遂犯礮臺及守軍營地，被督辦臺灣軍務劉銘傳擊退。法軍隨即封鎖我海岸，亦未得逞。八月，法海軍提督孤拔率艦隊連攻海岸礮臺互七日，爲我軍擊退。九月，法軍封鎖臺灣海口。十月起，基隆法軍不時攻擊暖暖等地，與我兵勇接觸，援軍亦陸續開至。當法軍來犯，先生「即募義勇，教練籌備，縛袴執刀，奮然挺起以從，人情頗覺鼓舞」。（據臺灣列紳傳本傳。）

是年，新竹正德堂建堂，址在今新竹市外柴梳山。（據先天道研究。）

清德宗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基隆法軍大學南犯，激戰數日，月眉山、深澳坑、暖暖以次不守。我軍退守五堵、七堵，淮軍及時增援，法軍未敢續進，乃南攻澎湖。二月，澎湖全陷。尋，中法和議成，停戰撤兵。三月，臺灣封鎖解除，基隆、澎湖法軍隨亦撤退，戰事全部結束。

六月，先生以法人之役軍功，獲欽差大臣左宗棠、福建將軍穆圖善、閩浙總督楊昌濬（原文脫姓）會銜奏准獎賞五品軍功。（據履歷。）

是年，曾玉暉生。玉暉，本名目，道號昌琛；新竹縣（今新竹市）人。幼孤苦，篤好佛理，隨從姊昌敏習道於福林

堂。其後進道，領天恩後赴臺北，從先生習道。（據先天道研究。）

清德宗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臺南報恩堂修建。該堂建於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前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修建，至是再修，計費一千七百餘金。（據先天道研究。）

清德宗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許文通生。文通，道號昌勇；今屏東縣潮州鎮人。自幼佛性不昧，年少進道。業木匠，聖凡兼修，精進不已。後領天恩，繼任明心堂堂主。民國五十年繼任臺灣先天道第二任代辦先生。五十六年歸西。（據先天道研究。）

清德宗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先生三十九歲。

清德宗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先生四十歲。

是年，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美國傳教士）在上海復刊其萬國公報，改為月刊。（該刊原名教會公報〔The Church News〕，同治七年創辦，為週刊。十三年改名萬國公報〔The Globe Magazine and A Review of the Times〕，仍為週刊，至光緒九年停刊。至是復刊，雖始終由林樂知主編，但前此為林氏及教會之事業，復刊後則成為廣學會之機關報。）先生居常閱讀該報，以吸取新知，其識見遂在時人之上。（據「臺北舊事瑣談」。）

是年，先生仲弟監進入先天大道之法門而學道，並輔佐先生辦理道場事務，任勞任怨，辛苦備嘗。（據「黃道弘先生誕辰紀念恩德報答章程」。）

清德宗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先生四十一歲。

清德宗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鳳山縣學教諭施國選（一名贊湯）子炳南，婚後四閱月遽逝，其妻陳阿甘（臺北市人），時年十九，乃悟破紅塵，皈依先天道。道號昌賢，又號賢賢。其後拜先生為義父，為先生辦道之得力助手。（據先天道研究。）

清德宗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先生開荒臺北屆滿二十星霜，其間於艋舺，以先天道聚徒講義，齋友信眾日增。至是，艋舺吳吉甫獻地一區，各信徒鳩金庀材，建齋堂於臺北城內，顏其名曰與善堂，以先生為堂主。（據臺灣宗教沿革誌所錄林普易撰「至善堂沿革誌」。）

是年，樂嬌生。嬌，女性，道號嬌蓮；今雲林縣斗六市人。年少進道，追隨陳運榮辦道。民國十二年，運榮歸西，越數歲，受聘為太和堂堂主。光復後，又兼斗六真一堂堂主。數十年間，闡揚大道，盡心竭力。六十七年歸西。為臺灣先天道乾元堂系最後一位天恩。（據先天道研究。）

清德宗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杜聰明生。其父杜日鳳、母陳愛皆為先生信徒。杜氏一家與先生親密異常，聰明母陳氏且認先生為義兄，事先生逾於胞兄。聰明幼年深受先生影響，立志效法先生，盡力為社會服務。（據葉炳輝、許成章合著：南天的十字星。）

是年，先天道信徒於新竹創建中和堂（址在新竹市北門外）。又，東港明德堂得施吉成及陳紡募集二千餘圓，將佛堂改築為石壁瓦葺。（據先天道研究。）

清德宗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六月，中、日朝鮮事起，沿海戒嚴。命福建臺灣巡

撫邵友濂籌設防務，在籍太僕寺正卿林維源會辦焉。既又命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爲幫辦，各帶勇渡臺。七月，永福率廣勇二營至臺南。八月，岐珍亦率十營入臺北。乃以臺南委永福調度。

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正月，署福建臺灣巡撫唐景崧移劉永福軍專備鳳山、東港以至恆春。三月二十三日，中、日簽訂割臺之馬關條約。事聞，全國譁然。四月十四日，馬關條約於煙臺換約。五月初二日，「臺灣民主國」成立。初六日，日軍自澳底登陸。初十日，中、日完成臺灣交接手續。翌日，日軍陷基隆。十二日，唐景崧潛往滬尾匿焉，越二日乘輪走廈門。十六日，日軍入臺北。是月，劉永福自旗後移駐臺南展開部署。閏五月初一日，永福率將士、紳民插血立盟，以不要錢、不要命、不要官、甘苦相共、戮力同心爲誓，布告各地，宣示決心。初三日，日艦二艘窺安平，岸上礮臺發礮擊之，乃向北竄去。十二日，日本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人致書永福，妄圖誘勸中止抗日，願以禮送歸。永福拒之。日人遂進兵。是月至六月上旬，義軍數與日軍奮戰，曾反攻新竹，殲敵騎於大湖口；永福遣吳彭年率黑旗軍北援，與日軍相持於新竹以南月餘。六月中旬，日軍大舉南犯，一部繼續南下，一部循海路自南部之枋寮登陸，一部由西部之布袋嘴登陸，三路齊指臺南。是月二十三日，苗栗不守。七月初七日，臺灣府城陷。初九日，彰化陷，彭年及義軍統領吳湯興等苦戰成仁，同時死者五百人。十四日，日軍進犯他里霧、雲林等處，義軍奮勇拒戰，陣亡六百餘人。八月十九日，雲林陷，義軍傷亡五百餘人。二十一日，嘉義不守，臺南震動。二十七、

二十八兩日，打狗、鳳山連失，臺南陷重圍。九月初一日，永福以事不可爲，喬裝走安平。翌日乘英船去廈門。初三日，日軍入臺南，越日日海軍入安平港。

按：臺灣列紳傳先生本傳有下一大段記事曰：「忽逢乙未滄桑之變，物論紛擾，城中鼎沸，年少血氣之徒，動輒思亂；老幼、婦女，狂奔泣號，殆不知所爲。悲風愁雨鎖天地，白日暗憺（澹），殺氣逼人。若夫詳悉當時光景，令人如身在於其境，到底今非毫臆所能也。」至此形容乙未日人進入前臺北城中情景，大致可以採信；而其下敘述則與先生有關：「玉階素聰明且博敏，和平返淳，獨從容無駭，告彼輕躁者曰：『到（致）此者，天下形勢也，人力復以（已）不可爲。何如（則）？』悲憤赴死以爲殉節，慷慨就義以爲報國，皆謬矣！請看張巡嚼齒，無救於睢陽；文山開闢，何功於宋室？古來雖忠臣，尙且未有必效於時局也，矧於兩國媾和而泰平之基始成於此乎？恭順維謹，以稱臣於日本者，即是以忠爲忠，而復所以智爲智。且夫臺灣者，明朝遣臣據以攸肇基，孰復不知爲鄭延平建國之地乎？抑以日本爲父母，以清朝爲仇讐，寧島民之心也！苟稟生於茲土者，首先不可不心（按上字似衍）致思於此！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傾耳於玉階所論，而默然久之。我兵已蒞臺疆，臺灣安撫。總制軍悉聚于臺北，城中初安頓者，實玉階之力與居多也。」此書爲臺灣總督府所編，係典型之官書，文中云云，應有所文飾之處，雖先生於日據後並未敵視日人，且先後擔任多項公職，接受各種官方之獎賞、表揚，然此文云云實多值得探討之處：一則光緒十年法人之役，先生募義勇迎拒敵軍，獲頒五品軍功，何十一年之後，竟有「以清朝爲仇讐」之論？

雖然先生居常閱讀萬國公報，吸取新知，識見在時人之上，夫豈有是哉！抑日人編是書者強加之歟？二則「天下形勢，人力不可為」論乃澈頭澈尾之失敗主義，亦與先生募義勇迎拒法人之往事大異其趣，夫豈有是哉！抑日人編是書者強加之歟？三則以割臺為兩國媾和而「泰平之始基」，衡以當日中日外交情勢言，尚非謬說；然以「恭順維謹、稱臣日本」為忠為智，則不折不扣之認賊作父，果否先生之言？抑日人編是書者強加之歟？四則謂日軍進入臺北，城中初安頓者，先生之力居多。空言無實，夫豈有是哉！抑日人編是書者強加之歟？以上原書所云，皆無其他史料可以支持，況晚於列紳傳兩年所成之「黃玉階の履歷」，對此隻字不載；苟有其事，必無不載之理，以故此似可旁證列紳傳本傳有關乙未年日軍入臺北事無足信據。然而，日據後先生在政治立場上與日本官方採合作態度，則係不爭之事實，無庸置疑。

是年，全臺各地罹刀兵之災，人心惶惶未定，臺北縣（即清末臺北府）再度流行霍亂症，勢甚猖獗。先生奮不顧身，毅然挺出，復合藥施濟，且印送「霍亂吊脚痧醫書」千冊，流布全臺。本年受先生診治而獲愈者千餘人。（據履歷。另稱治疫醫書者當即「霍亂吊脚痧醫書」異名。）

是年，澎湖馬公太和堂成立，首任堂主為黃市。（據先生天道研究。）

是年，曾玉暉皈依先天道。

清德宗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先生四十七歲。

十月十二日（陽曆十一月十六日），先生受命為臺北縣臺灣人黑死病治療所醫務囑託。（據履歷，並據先生自撰「臺灣黑死病時症論」文末署銜校補。另現存臺灣總督府檔案

中「元臺北縣永久保存進退追加第一卷五〇『天野十郎外五名避病院醫務囑託其他ノ件』」所載臺北避病院職員中，先生條註云：「醫生，月手當〔津貼〕拾五圓，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拜命。」此件作於明治三十一年（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其受命日期後履歷所載一日，職稱作「醫生」，似其後由「囑託」改任者。）是年，臺灣各地流行黑死病（即鼠疫）。初由臺南安平發見病例，然後傳至臺北，繼則遍及全臺。日人因置臨時檢疫本部於臺北縣，設檢疫支部於臺北警察署及大稻埕、艋舺兩警察分署，並創辦避病院（詳下文另條），制定傳染病預防規則，然鼠疫仍蔓延數載。先生目睹鼠疫蔓延之熾烈，心傷民衆畏避檢疫之無知，乃籲請臺北縣日當局創設黑死病治療所，藉以通盤防治。日人納先生議，成立黑死病治療所，任命為該所囑託。先生更建議捐款供用，並自捐五百圓為倡。（據「黃玉階君」。）

十、十一月間（陽曆十二月），先生撰「臺灣黑死病時症論」一文，蓋以陳諸當局者。文中謂黑死病即方書所載之「瘡瘡」也，治療之法為：「於（病患）血氣未敗之時，急進清瘟解毒之法：夫大寒以解熱，大清以消毒，行血以逐瘀，通氣以活絡，將通身疫癘熱毒之氣從二便驅出，按穴敲刮，刺去惡血，以洩其毒，外敷清涼消毒之藥，以消其核。而亦有生者。」文末云：「小生不才，不敢問世，然讀書臨症二十餘年，每存活人之念，今蒙政府大憲……着令設法救治。受命之下，不勝惶恐，管見若此，謹述數語，冀採蒞云爾。」（據先生所著：「瘡瘡治法新編」。）

十一月二十四日（陽曆十二月二十八日），臺北縣當局以先生在黑死病治療所從事檢疫工作勞績卓著，發給「慰勞

金」五圓。(據履歷)。

是年，臺北縣地方流行癩痧症，治療痊愈者數千人。(據履歷。按先生撰「臺灣黑死病時症論」有云：「臺島十餘年來，天時乾旱，地氣暫(漸)熱，多時罕有真傷寒之病，而熱病則四季皆有之。此則地氣之變也。今年夏秋少雨，熱氣潛伏地中，秋來金風飄蕩而鬱結癘氣，隨涼風中人，一入經絡，阻塞氣管，氣閉則血亦凝，是以癩痧之症作矣。醫宜以解毒活血清熱之劑治之，而更以刮痧之法救之，雖危亦安。」)

是年，臺北縣地方流行鼠疫，治療痊愈者數百人。(據履歷)。

是年，曾玉暉領天恩。旋即赴臺北追隨先生研習開道義道規則。(據先天道研究。)

是年，日人改組八甲之臺北病院傳染病室為臺北縣避病院，專事收容鼠疫患者。後先生為該院醫生。該院亦常延先生高足臺北名醫葉鍊金至院醫治鼠疫、腸疾及霍亂，活人甚衆。

是年，日人公布臺灣種痘規則，分種痘為定期及臨時二種。

清德宗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先生四十八歲。

四月初五日(陽曆五月六日)，先生獲頒「臺灣紳章」

。(據履歷。先是，上年陽曆九月，第二任臺灣總督桂太郎，擬訂頒發臺胞紳章之計畫，並頒發「諭告」週知，翌月遂以府令第五十號頒布臺灣紳章條規及細則，並發布「諭告文」，規定頒發紳章之對象為：「一、具有學識者，係指經舊政府考試成績，或學力之程度及經歷。二、具有資望者，係

指資產之多寡，地方名望之程度及其事由。」臺灣總督府宣稱為杜防濫發，特委聘若干委員，以審議地方廳稟申之案件。至是，始依照各地方官申報之名單頒發。臺北縣於本日上午在縣知事橋口文藏辦公室舉行，席上橋口致詞，謂此舉在表彰碩學、尊崇有德，渲染一番云。見王詩琅撰「日據初期的寵絡政策」。臺灣列紳傳本傳云：「明治三十一年五月，臺灣總督府優遇前朝資賢，特授佩紳章。」明治三十一年乃明年，疑「一」字誤衍。)。

初夏，先生應鹿港紳民之請，前往該地協助診治疫病十餘日。鹿港紳民致送謝儀五十圓，先生婉却之，且表示其行醫旨在救人，不收謝酬已二十餘年。鹿津人士深受感動，乃由鹿港事務總局代表紳民贈送詩聯以頌揚先生醫德，略謂：「先生妙手可回春，活國功深即活人；秘出青囊能奏效，廣施藥品滿腔仁。」「存心濟世保安康，製煉靈丹不肯藏；遍處救人金弗受，何殊扁鵲着神方。」(據吳文星撰「倡風氣之先的中醫——黃玉階」，收入張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一冊。)

是年，先生季弟瑤琨畢業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速成科，旋入本島人醫師養成所肄業。時，臺地未靖，該所學生僅三十餘人，其中惟瑤琨有學校畢業之學歷。(據「黃瑤琨君」。)

是年，先生門下醫生陳迪卿亦獲頒紳章。按迪卿與先生另一門下醫生陳直卿，皆精醫術，世稱連璧。(據臺灣列紳傳陳迪卿傳。)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人數共七百三十人，而死亡人數高達五百六十六人。(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臺

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是年，先生以鼠疫流行，爰著「痧瘧治法新編」，印送數千冊，又合藥施送於遐陬僻壤。數年來，診治痊愈者達數千人。（據履歷。筆者承林萬傳學長惠贈「痧瘧治法新編」影本一冊，有先生於明治三十一年四月所撰「痧瘧序」，設此序所署年月無誤且為初刊時即有，則本書之刊行自在其後，履歷所載即不無疑義；或此序係明年再版時增入，則初刊確為本年事亦未可知也。）

是年，日人調查年末現有中醫師共一千零七十人。其中分為：博通醫書、講究方脈有良醫之稱者二十九人，儒者而懸壺稱儒醫者九十一人，操有秘方稱祖傳世醫者九十七人，稍有文字素養、從醫家傳習若干方劑稱時醫者八百二十九人，另包括從外國教會習得若干西醫術者二十四人。先生經常行醫，所領執照為漢醫第一號。臺北市名醫除葉鍊金、陳自新、陳直卿、陳迪卿、尤子樵外，王成渠、周儀塏等亦皆先生之高足也。（據「臺北舊事瑣談」等。）

是年，陳昌（時道號永榮）在新竹創建太和堂，為乾元堂系之開基，昌即為太和堂首任堂主（開山住持），而營豆油醬菜為經費以渡衆。（據先天道研究。）

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先生四十九歲。

三月、閏三月間（陽曆四月），先生撰「痧瘧序」。全文為：「竊思天降瘟疫，何地蔑有？雖氣數使然，亦必賴有仁人君子出而挽回：一則勸人覺悟，好善力行，天心當必悔禍；一則賴醫有法療治救人，自能起死回生。言念及此，深慨為醫不能救時濟世，殊可恥也。爰是考究方書，揣摩至理，悟出氣管血管之遞變，傳經直中內結之三因，乃於古方

中拈出通絡、逐瘀、解毒、清熱四大法，療治奏效。三年來，救活何止千人？然於臨症時，再究其毒之淺深，邪之進退，而用藥亦隨其輕重加減攻逐，調養、善後諸法無不備載。數年苦工，嘔盡心血，著成一帙。本不敢問世，因諸君子勉余刊發，以為救人一助，余本活人為念，是以忘其固陋，檢出原稿，再加訂正，付之梓行，以為窮鄉僻壤、無從延醫家藏一本，以備不虞。惟願閱是編者鑒余之苦心，以匡不逮而惠教之，則幸甚！」文末署：「明治三十一年四月 日，賜章醫士黃玉階序」。（錄自「痧瘧治法新編」。按先生此書之篇目依次為：「痧瘧序」、「臺灣黑死病時症論」、「論時疫黑死病治法」、「癰痧類黑死病症治論」、「癰痧急症治法」、「避疫妙法」。）

八月二十九日（陽曆十月十四日），臺北縣當局以先生從事鼠疫檢疫工作勞績卓著，發給「賞金」十五圓。（據履歷。）

十一月初五日（陽曆十二月十七日）臺北縣當局以先生從事職務上工作勞績卓著，發給「慰勞金」十圓。（據履歷。）

越六日，復發給「賞金」五圓。（據履歷。）

十二月十七日（陽曆一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先生為全臺維新公會副會長。（據履歷。）

是年，先生於大稻埕日新街興建普願社說教所，捐金三百圓，再倡說教，並每年捐金助費。（據履歷。）先是，日據後，原與善堂為銀行收買，先生即遷居大稻埕日新街，暫假住宅以為奉佛場所。（據先天道研究。）至是，又於日新街興建普願社說教所，以為善書及佛經之永久宣講場所。其宣講內容，亦已順應時潮，略有異於向者之聖諭，故該社印

發之「旨趣」有云：「以維新文明為主，次以善書之報應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諸大端，感發人之善念。」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共一千二百三十三人，死亡者八百八十二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是年，臺北縣因再發生鼠疫，乃重開前經關閉之八甲避病院，改為常設。

清德宗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先生五十歲。

五月初二日（陽曆六月九日）先生任臺北仁濟院囑託。

（據履歷。）按該院係由清代之回春院、養濟院、同善堂、育嬰堂、保嬰局等合而為一，演進而成者。乙未割讓以後，各救濟機構均呈頹廢狀態，除保嬰局尚能支持外，餘皆搖搖欲墜。是時，日本太后大葬，皇室撥款救濟貧民，臺北縣得三千九百八十餘元，臺北縣知事即籌設縣內各慈善團體所屬財產調查委員會，命書記官松岡辦為委員長，聘前清官吏為調查員，將養濟院、同善堂、育嬰堂所屬財產，合併設立為仁濟院，並委松岡辦為院長，金子源治為幹事，另置書記、醫務員等若干名。（據不著撰人：臺北仁濟救濟院今昔。）

十五日（陽曆六月二十二日），先生任臺北茶商公會回春處醫務主任囑託。（據履歷。）

九月十九日（陽曆十月二十三日），先生任臺北監獄教誨師囑託。（據履歷。）先生任是職垂二十載，恆以慈悲之心懷，諄諄教誨受刑人去惡從善。受刑人受其感化，每為泣下，出獄後多有踵門跪謝，誓革心洗面為良民者。（據「黃玉階君」。）

十月十四日（陽曆十一月十六日），日本赤十字社（即紅十字會）臺北支部發會式兼第一回總會舉行，先生與季弟

瑤琨皆為委員囑託。（據履歷及「黃瑤琨君」。）

是年，先生為倡導廢除纏足弊風，邀集有識之紳商同志四十人，相約廢除陋俗，擬籌組團體，展開放足運動。先生以是請諸知事村上，村上甚韙其論，極力贊助開會。（據吳德功撰觀光日記，收入諸家：臺灣遊記。）

是年，大稻埕興建公學校，先生捐金十圓。（據履歷。）

是年，臺灣總督府因欲建臺南醫院，以報恩堂堂址適當其衝，乃以八百金向該堂管理人鄭良謨徵購。良謨將此項補償金及該堂信徒之捐助金湊足二千圓，購買五帝廟街一家屋，予以改建，使之完備以利使用。（據先天道研究。）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共二千六百三十七人，死亡人數高達一千九百九十五人，均較上年增加一倍有餘。（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初八日（陽曆二月七日），先生倡設臺北天然足會，正式成立，被公推為正會長。先生並捐款二百圓，又繳交會費五十圓。（據履歷。按臺北天然足會成立日期，諸家說法極為紛歧，茲以履歷記載為準。）該會於大稻埕普願社（王國璠編：臺北市史畫集作大稻埕之步蘭亭。）舉行成立典禮，參加者二百五十人，臺灣總督兒玉、民政長官後藤、臺北縣知事村上等列席。先生在會上致詞，暢談該會成立宗旨，有云：「臺島開闢迄今，已歷二百餘年，民多隸漳、泉，泉人稱海濱鄒魯，漳人曾習朱子遺風，粵人亦受韓文之教化，故民多淳樸，然其去古既遠，積弊之風，自所難免，婦女之纏腳是也。此對婦女本身而言，有損穩固，無法盡婦道，

然數百年來未能羈脫此陋習，常受外人之譏評。」又云：「以維新之人，而仍染陋習，不能自拔，實愧深矣！於是，玉階等邀合同志發起天然足會，蒙各方鼓勵與贊援，已獲會費二千餘圓，會員費百餘圓。然前途悠悠，尚須奮鬥，倘能持久不渝，立志而行，則全島婦人得保全天賦，不只便於操井臼、事翁姑、務機織，且可上學習藝，或習文字、算術、修理財格致之道，以處世之才，可補男子之所不足，造益於社會也。吾等誓即日起，有始有終、盡心竭力、以答諸位官憲、縉紳之關注！」該會立有規則四條，大旨爲：一、廢除纏足，指導移風易俗；二、會員入會後，所生女兒倘有不改纏足餘習者，不與其家婚娶；三、會員分掌理會員、贊成會員、鼓舞會員三種，鼓舞會員須向各地士商民戶，勸導解放纏足；四、若一地方有會員百人以上時，得設立分會。此外，關於獎勵方法、細則等，亦有所規定，至該會所需經費，則仰賴會員之醴難及慈善人士之捐贈。（據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及洪敏麟撰「纏腳與臺灣的天然足運動」。按先生季弟瑤琨亦爲天然足會創立人，並爲總幹事。見「黃瑤琨君」。）

二月初一日（陽曆三月一日），臺北大稻埕中街張方之女剪絨，率先解放纏足。剪絨時年十四。（據日據下之臺政。）

十四日（陽曆三月十四日），吳德功爲出席揚文會，在臺北謁見臺北縣知事村上（按村上調任臺北前爲臺中縣知事。）關懷舊治，諄諄問臺中近況，並告德功：先生請開天足會，甚合其本意，但願會員實心開導，俾全島婦女喜從，幡然改觀，未始非維新之一大事云。（據觀光日記。）

十五日（陽曆三月十五日），先生因興建大稻埕公學校之際捐款二十圓，接受木杯一個之獎勵。（據履歷。）

二十日（陽曆三月二十日），是晚臺北天然足會設筵款待出席揚文會各會員，總督府及各縣重要官員亦到。（據觀光日記。）

三月（陽曆四月），先生爲臺北本願寺檀家總代囑託。（據履歷。）

是月，先生爲艋舺保安醫院傳染病隔離所醫務主任囑託。（據履歷。）

八月、閏八月間（陽曆九月），先生因興建大稻埕警察支署之際捐款二十圓，接受木杯一個之獎勵。（據履歷。）

十一月初一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二日），臺北獄監以先生工作努力、著有績效，發給「慰勞金」二十五圓。（據履歷。）

是年，先生門下醫生陳直卿獲授佩紳章。直卿師事先生，覃思研精，凡四載。探醫藥之學於本草諸譜，從而兼詳悉劇樟煮腦之方，遂跋涉新竹、宜蘭一帶山中，經營腦藥焉。（據臺灣列紳傳陳直卿傳。）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爲一千零七十九人，死亡八百零九人，均較上年減少一半以上，亦均較光緒二十四年爲少。（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清德宗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先生五十二歲。

二月二十二日（陽曆四月十日），先生爲臺灣協會支部評議員。（據履歷。）

三、四月間（陽曆五月），先生首倡捐款五百圓，請設大

稻埕濟安醫院傳染病隔離所，公舉爲醫生，監督、管理該院院務。（據履歷。）

五月二十八日（陽曆七月十三日），臺北縣任命先生爲傳染病預防委員。（據履歷。而臺灣總督府檔案明治三十四年進退永久保存元臺北縣第五十卷一六「林大春外十三名事務囑託」作三月十六日「陽曆五月四日」任命爲事務囑託及檢疫委員。）

六月十六日（陽曆七月三十一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任命先生爲該會事務囑託。（據履歷。）

八、九月間（陽曆十月），先生捐贈臺北本派本願寺煉瓦價金五十圓。（據履歷。）

九月二十九日（陽曆十一月九日），臺灣總督府再施行官制改革，並廢三縣三廳制，改爲二十廳制。

十月初一日（陽曆十一月十一日），臺北廳任命先生爲傳染病預防委員。（據履歷。）

是日，村上義雄卸臺北縣知事任，旋返日本。村上對維護天然足會不遺餘力，行前仍關切該會未來之發展，曾特訓勉先生，先生感其誠意，聲明出其部分財產爲經費，且曾晉見總督，一定貫徹計畫，總督亦面允補助若干經費，以示獎勵。（據臺灣慣習記事第一卷第十二號所載「天然足會之將來」。）

十、十一月間（陽曆十二月），臺北監獄發給先生以「慰勞金」三十圓。（據履歷。）

十一月十三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三日），臺灣慣習研究會編印之臺灣慣習記事第一卷第十二號發行，其中載有「天然足會之將來」通訊一則，有云：「今後黃氏（指先生）爲

（天然足會）主任，一定會建立新計畫，不日即召開委員會議，協商一切，並確定執行方法。吾人對此會業務認爲大有益，並知其推行有困難，於此際，無論日人或臺人，苟對於公益有助，大家都競相贊同入會，期待其早日有成果。」

十七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七日），先生獲頒臺灣醫生免許證。（據履歷。）先生門下醫生陳直卿亦獲許狀。（據臺灣列紳傳陳直卿傳。按李騰嶽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衛生篇云：「公曆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以府令第四七號公布臺灣醫生免許規則，爲舉辦一次考試。當時申請受考者，有二千一百二十六人，結果：考試及格者有一千零九十七人，而未經考試即與許可者有六百五十人，考試不及格予以同情許可者有一百五十六人，合計有一千九百零三人，於翌年四月三十日由各地方廳給與醫生資格之許可。」又云：「據臺灣醫生免許規則定：申請醫生考試限爲有十年以上執行醫業經驗之省人。其既領有許可者，則唯准在當地執業，不准轉移他處。並付與公醫以監督之權。其許可權限在於地方長官，併聽由制定管理規則，經有醫生業務禁止處分標準（明治三十九年十二月民警第二一四八號之一，由民政長官通達各廳）及醫生取締規則（大正十四年八月州令第一四號）等之制定公布。」「日政府對於本省中醫政策，自舉行一次考試以後，堅持不再許可態度。是故因死亡老廢等，逐年以次減少，訖公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當時，尚持有執行醫生之許可者，則僅存數十人而已。」）

十二月十四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三日），臺灣慣習記事第二卷第一號發行，其中載有「天然足會」通訊一則，全文如下：「該會本次與普願社（慈善事業社團）合併，由

該社之資金額下，按年支出二百五十元之資金，又從鹽業合作社，按年義捐一百餘元之數額，合計加上日前由兒玉總督所義捐一千元之利息，則該會之維持費可以充分，因此往後理應能益加盡力而達成該會之目的云。」（按「倡風氣之先的中醫——黃玉階」云：「（該會）會址在大稻埕日新街普願社後樓上。玉階膺任會長，對於鼓吹放足、吸收會員、成立支部及籌措經費等，煞費苦心。尤其是經費一項，因端賴社會各界捐獻，而非由會員定期繳交會費，故一九〇一年十二月遂發生經費困難問題，幸玉階應允捐出其鹽館每年利金百餘日圓，並將普願社與該會合併，而將該社每年所得捐款二五〇日圓撥充使用，加以總督府的贊助，始解決經費問題，該運動遂得以不致中斷。最初五年之間，雖然成效並不顯著，惟無可否認的，該會已漸開啓保持天足及放足風氣。」）

是年，鼠疫猖獗，患者再激增，達四千四百九十六人，死亡人數亦達三千六百七十人，雙雙創下光緒二十三年以來之最高紀錄，以後迄於光復，唯光緒三十年數字差近，殆為空前而絕後者。（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而臺北市患者僅二十八人。（據陳君玉等纂修：臺北市志卷十雜錄大事年表。）

清德宗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十八日（陽曆二月二十五日），臺北廳任先生為日英同盟祝賀委員。（據履歷。）

二十二日（陽曆三月一日），臺北廳任先生為醫生會幹事。（據履歷。）

三月四日（陽曆四月十一日），臺北廳任命先生為檢疫

委員。（據履歷。）

四月二十八日（陽曆六月四日），臺北廳任命先生為大稻埕學務委員。（據履歷。）

九月（陽曆十月），先生為武德會之興建捐款五圓，並兼該會特別會員。（據履歷。）

十月初一日（陽曆十月三十一日），先生信徒杜日鳳卒，享年六十。（日鳳子聰明著回憶錄云：「照本人之印象，父親是小粒子的老人，無牙齒、顏貌如淡水清水祖師一樣，嚴格的性格，勤勉耐勞，儉約的人，熱心信佛教，食齋，朝夕燒香拜佛祖及祖先。而與臺北大稻埕黃玉階先生交誼，受他指導研究佛教，一年數次訪問之。多少識文字。……因為識文字，多少能讀書，尤其是食齋受佛教的影響，所以對於兒教育持先見之明，長男生財送他往北新庄仔店仔入書房就陳斐如先生讀漢文，嗣後明治二十七年再送長男往大稻埕就大先生秀才黃傳經先生（深坑人）進修深造，決心要考秀才，不幸翌年遇日本來臺灣，社會環境一變，不得已回故鄉，在隣里竹林頂開書房教書。自我家經過後方面往書房途中要經過竹林險峽，小瀑布崖壁，父親自己持鋤頭修理此小路，無意中墜落崖壁下，受大石頭打傷，致膀胱破裂，排尿失禁。數年後，本人十歲時舊曆十月初一日去世。」）「對次男家齊之教育，父親認識時世變遷，要給他讀日本書，送他往滬尾街淡水國語傳習所讀六個月，卒業後入臺北師範學校，與吳槐堂先生二人為臺北師範學校第一回卒業生，為當時的先覺者。」又云：「對三男本人出生時就有決心要給他讀書，所以命名為聰明，希望將來能讀書之意也。九歲時，就送我往車埕長兄生財之書房，開始念漢文矣。」日鳳妻陳氏為先生

誼妹，杜聰明回憶錄記乃母云：「母親以前是食三六九齋，父親逝世以後吃全齋，熱心拜佛，她雖不識文字亦能念經，其所用一環素珠，筆者現在亦保存之，所奉祀的觀音媽，是摘茶所得的錢四圓，托二哥家齊廈門丸做買辦時自福州買來的，這座觀音媽久年奉祀在淡水舊厝，嗣後移往高雄，現在臺北保存之。每年春天往茶山摘茶，以所得的錢寄附慈善事業及修橋造路及買動物而放生做好事。筆者記憶大溪橋要修理時，她亦拿錢出來寄附，又有一天在淡水街買一大海龜放生之。一年一、二次來大稻埕黃玉階先生齋堂拜佛念經、研究佛教，後來與玉階先生結為義兄弟（按上字似當作「妹」），母親做事很有規矩秩序，細心有準備。晚年就準備後事，玉環可以養骨，所以出錢托二哥家齊去廈門買一對玉環，作新綉鞋及所要穿的最後衣裳，每年夏天就搬出來陰乾曬之。」杜氏回憶其童年侍母自淡水赴大稻埕先生處情形曰：「兒童時代的旅行，是有時候跟隨母親往半天寮，後來搬到田心仔的姊姊雙仔的處宿泊過二、三夜再回來。記的（得）最大的旅行，就是跟隨母親往滬尾街乘小火船渡上淡水河過關渡狹往大稻埕，記得當時大人船賃是一角餘而已。昔時的大稻埕河岸洋樓行溝（郊）節（櫛）比，非常壯觀熱鬧。我們登陸往黃玉階先生公館及菜堂，有時候父親或二伯父亦帶自己芋園所產的芋去贈送玉階先生，尊敬他為佛教指導者。但筆者當時年齡過少，感覺他人家不慣，對母親鬧（吵）趕快要來淡水百力憂腳自己的家園，因憾母親很稀罕的旅行機會，現在想起來對母親是很不住的事了。……」南天的十字星更記載杜聰明幼時深受先生之影響曰：「杜博士一家，因為與黃玉階一家同為茹素的佛教信徒關係，故非常親密。尤

其是博士之母親，認黃玉階為義兄。其對待黃先生，比同胞兄更為尊敬。因此常帶博士過訪黃家，甚致滯留在那裏兩三天才回山去。在這個機會裏，博士得與此偉大人物（按指先生）接觸；在耳濡目染中，受了此人的莫大感化。那幼小的心苗，就不斷開始茁長着『將來一定要做一個像黃玉階先生一樣的偉人，來為社會盡力。』的宏大志願了。博士曾這樣說過：『我小時候，最快樂的記憶，就是被母親帶着，由淡水坐着小輪船，到大稻埕去訪黃玉階先生，且在其家住兩三天的事。當時只要聽到「坐船」這兩個字，我那小小心房就會跳個不停了。當一面看兩岸風景，一面溯江而向淡水河上流；直到踏上大稻埕，看到熱鬧的街市。這真是有趣極了。但是給我最強烈刺激的，就是黃玉階先生，黃先生每向我幼小的心靈，灌注了宏大的志望。』可與杜氏自著回憶錄合參。

十一月二十三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二日），臺北監獄發給先生以「慰勞金」三十圓。（據履歷。）

十二月十六日（陽曆一九〇三年一月十四日），先生因捐款三百圓救濟澎湖窮民，受木杯三個之獎勵。（據履歷。）

是年，先生季弟瑤琨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為該校第一屆第一名畢業生，後即為臺北醫院醫務助手，實地研修。按該校原名本島人醫師養成所，於光緒二十五年易名。瑤琨現在校歷年考試成績皆名列第一，足徵其學術之優異。（據「黃瑤琨君」。）

是年，姚回想發起在今桃園大溪創建先天道普濟堂，創建人為江序益，回想任首任堂主。唯數年後即改為通俗信仰，崇祀關聖帝君。（據先天道研究。）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為二千三百零八人，死亡一千八百五十三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清德宗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陽曆二月），先生被舉為日本第五回博覽會臺灣協贊會監查役，捐款二十圓。（據履歷。）

閏五月初六日（陽曆六月三十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以舊慣調查終了，解除先生及葉為圭、陳宗藩、林世經、洪以南、白其祥等為該會事務囑託之職。（據臺灣總督府檔案明治三十六年永久保存進退追加第十卷五〇「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事務囑託黃玉階外五名御用濟ニ付キ囑託ヲ解囑」。）

十月十九日（陽曆十二月七日），臺北廳任命先生為農會評議員。（據履歷。）

十一月四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二日），臺北監獄發給先生以「慰勞金」三十圓。（據履歷。）

十二月二十四日（陽曆一九〇四年二月九日），時臺灣為總督兒玉建造壽像，先生感兒玉之撥款補助臺北天然足會經費，亦捐款三十圓。（據履歷。）

是年，臺南廩生許廷光及吳道源、王雲農、陳石秋等人創立臺南天然足會，廷光自任會長，而以連橫（雅堂）等八人為幹事，致力推展臺南天足運動。唯實施一年後，解足者僅三、四百人，而公學校之天足女生，受一般學生之歧視如故。

是年，先生主持之臺北天然足會會員總人數達二千二百七十六人，其中大加納堡（臺北市區一帶）七百三十人；會員中實施解足者一百九十九人，大加納堡占一百一十二人；

而天足之會員共四百三十二人，大加納堡亦占一百三十二人。

是年，日人於臺北苗圃（即今植物園）西隣南新街所新建之傳染病醫院竣工，遷入使用之，稱曰城南醫院。因此時鼠疫仍然猖獗，乃又於艋舺之下崙設永安院，於大稻埕設共濟院，專收臺胞患者焉。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降至八百八十五人，死亡者亦減為七百零八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清德宗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陽曆二月），本願寺別院舉先生為軍人優待會評議員。（據履歷。）

十一月十六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二日），臺北監獄發給先生以「慰勞金」二十五圓。（據履歷。）

是年，先生對「軍資獻納」捐款三百圓，受木杯一組之獎勵。此外，對軍人優待會捐款二次十五圓，對婦人慈善音樂會捐款十圓。（據履歷。）

是年，先生季弟瑤琨辭去臺北醫院醫務助手職，在大稻埕中北街開設日新醫館。（據「黃瑤琨君」。）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再度激增，直逼光緒二十七年之最高紀錄，患者達四千四百九十四人，死亡者三千三百七十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清德宗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先生五十六歲。

五月（陽曆六月），大稻埕共濟醫院致贈先生以「慰勞銀杯」三個。（據履歷。）

十一月二十八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二日），臺北監獄發給先生以「慰勞金」二十圓。（據履歷。）

是年，先生被當局命爲日本帝國義勇艦隊臺灣支部建設委員，捐款三十圓，當經頒發徽章。（據履歷。）

是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報告中，有關纏足及天足運動成績有所記述：本年九月初三日（陽曆十月一日）當時，全臺纏足者八十萬零六百一十六人，占女性人口百分之五十六點九，如扣除未達纏足時期之五歲以下女童，則比率增爲百分之六十六點六，其中祖籍福建者之上項比率爲百分之六十八，祖籍廣東者則僅百分之一點五。地方別之纏足者占女性人口比率分別爲：澎湖百分之八十二點七，宜蘭百分之八十八點九，鹽水港百分之七十九點八，嘉義百分之七十九點四，基隆百分之七十七點四，臺北百分之七十六點八，其比率少者爲：恆春百分之二點零，臺東百分之二點九，新竹百分之七點三，苗栗百分之一十四點五。種族別之纏足人口數：祖籍福建者七十九萬七千三百四十七人，祖籍廣東者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其他漢人三十六人，華僑二百二十四人，「熟番」一百二十七人，「生番」一人。年齡別之纏足人口數：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者達十萬人以上，十六歲至二十歲及二十五歲至三十歲者，各九萬人，其次爲三十歲至三十五歲者八萬二千餘人，最少爲六十六歲以上者一萬八千餘人，十歲以下者五萬零三千餘人；其占女性人口比率則：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者占百分之七十二點八，二十六歲以上者漸次增加，四十六歲以上者占百分之七十七點七，十歲以下（按原文作「以上」，逕正之）者最少，爲百分之一十四點四。（據日據下之臺政。解放纏足運動，雖經四、五年，以古來風習一時不易改移，績效不甚顯著，總共爲八千六百九十四人，占纏足人口百分之一點零九而已。）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二千三百八十八人，而死亡者二千零九十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先生五十七歲。

九月二十七日（陽曆十一月十三日），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免。先生曾有「敬和棲霞先生（後藤新平）鳥松閣」七律二首：「嶽降崧生命世雄，胸中氣壯吐長虹；參天松樹濃陰布，春在先生杖履中。」「盛世共遊熙皞天，維新善政酌經權；鳥松閣比凌煙閣，圖繪功名獨卓然。」（收入尾崎秀真編：鳥松閣唱和集。）

十一月初七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二日），臺北監獄發給先生以「慰勞金」二十圓。（據履歷。）

是年，先生季弟瑤琨就任臺中廳員林公醫。創臺胞出任公醫之先例。（按其後瑤琨又兼任彰化公醫，又爲員林街公學校校醫、社頭公學校校醫、員林街衛生組合顧問、員林醫生會友會長，以及彰化小學校員林派遣教授所校醫。見「黃瑤琨君」。）

是年，先天道信徒在大崗山頂創建福全堂。（據先天道研究。）

是年，全鼠疫患者三千二百七十二人，死亡二千六百零九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清德宗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先生五十八歲。

正、二月間（陽曆三月），先生創設臺北免囚保護一新舍，捐款一百圓。（據履歷。）

二月十八日（陽曆三月三十一日），先生受任爲臺北監獄教誨師，月俸二十五圓。（據履歷。）

八月初四日（陽曆九月十一日），以嘉義震災，先生捐

款十圓，獲頒木杯一個。（據履歷。）

十一月二十二日（陽曆十二月二十六日），臺北監獄發給先生以「慰勞金」二十五圓。（據履歷。）

是年，先生以大稻埕公學校學務委員，受發給「慰勞金」十圓；大稻埕共濟醫院亦發給先生以「慰勞金」十圓。（據履歷。）

是年，先天道乾元堂系王文彬、陳錫周受戒於江昌裕。嗣後共立醒修堂於海山郡石頭溪，分設擇善堂於新莊街，普安堂於海山媽祖田分烟之巖。（據先天道研究所引「三峽元亨堂齋教先天派源流碑記」。）

是年，先天道信徒於臺南建崇德堂，以陳耀文爲首任堂主。（據先天道研究。）

是年，先天道信徒於新竹北門外建紫霞堂，以葉瑞蓮爲首任堂主。（據先天道研究。）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二千五百九十二人，死亡二千二百四十一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清德宗光緒三十四年戊甲（一九〇八），先生五十九歲。

正月二十五日（陽曆二月二十六日），日人公布鼠疫預防會規則。（據盛清沂、廖漢臣等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首下大事記。）

二月（陽曆三月），中部葫蘆墩等地傳染鼠疫，其官民乃商請先生與高足葉鍊金師徒前往診治，在警方協力之下，逐漸根絕之。（參陳三郎纂修：臺中縣志稿卷首下。）

六月二十九日（陽曆七月二十七日），日新街百斯篤預防組合任命先生爲組合長。（據履歷。百斯篤即鼠疫，組合即合作社，組合長相當於合作社理事主席。）

七月初五日（陽曆八月一日），先生被任爲東洋協會臺灣支部評議員。（據履歷。）

十八日（陽曆八月十四日），臺灣南北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典禮，先生受邀爲送迎掛（股）委員。（據履歷。按鐵路全線通車爲九月三十日〔陽曆十月二十四日〕事。）

十月十一日（陽曆十一月四日），曹溪根本道場在臺北東門町（今仁愛路一段東和禪寺）舉行奠基儀式。先是，本年二月（陽曆三月）間，先生與辜顯榮、黃應麟、蘇養等共釋心源（俗家姓名孫保成）、日僧大石堅童禪師及釋善慧（俗家姓名江善慧）、釋覺力（俗家姓名林覺力）等三十一人發起，捐款購買該處四千五百一十九坪土地，以供新建禪院。至是，破土奠基焉。（據釋心源著：指月集載「東和禪寺沿革」。）

是年，先生爲「故兒王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營造紀念物建設」捐款二十圓。（據履歷。）

是年，臺北廳特許先生以「阿片煙膏請賣營業」。（據履歷。）

是年，先生對武德會基本金捐款二十圓。（據履歷。）

是年，先生以大稻埕公學校學務委員，受發給「慰勞金」十圓；臺北監獄亦發給先生以「慰勞金」二十五圓。（據履歷。）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本年起皆當年新患）一千二百七十人，死亡一千零五十九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清宣統皇帝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先生六十歲。

正月二十五日（陽曆二月十五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

部記者謝汝銓、林馨蘭（並臺南生員）發起創設之臺北詩社——瀛社，假艋舺平樂遊旗亭開創立大會，鼓吹漢詩，響應入社者多至一百五十餘人。經公推洪以南（字逸雅，號墨樵，別署無量癡者。淡水縣人。工書善畫，名動公卿，詩亦清遠。）為社長，汝銓副之。先生以新舊學兼習，能詩善吟，亦加入為社員。該社月開吟宴一次，且出宿題；年開大會一次。（本條日期據臺灣省通誌卷首下大事記，但或當作閏二月十五日〔陽曆四月五日〕。）

閏二月十四日（陽曆四月四日），先生受命為大稻埕區街長。（據履歷。）

三月初二日（陽曆四月二十一日），先生為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臺北委員部分區委員囑託。（據履歷。）

初四日（陽曆四月二十三日），臺北廳農會命先生為大稻埕區地方委員囑託。（據履歷。）

初七日（陽曆四月二十六日），先生依圓山公園管理規則第四條，被選定為評議員。（據履歷。）

四月十四日（陽曆六月一日），臺北廳農會選舉先生為評議員及地方委員。（據履歷。）

五月初四日（陽曆六月二十一日），先生為臺北廳公共埤圳聯合會徵收事務囑託。（據履歷。）

六月十六日（陽曆八月一日），先生等發起興建之曹溪根本道場，依據入江善太郎設計之圖案，正式動工，計本堂八十四坪、祖堂十二坪、廚房十三坪。（據「東和禪寺沿革」。）

八月十八日（陽曆十月一日），臺北廳農會選舉先生為大稻埕區代表者。（據履歷。）

十月初二日（陽曆十一月十四日），曹溪根本道場新建舉行上樑式。（據「東和禪寺沿革」。）

十一月初十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二日），臺北廳以先生工作努力、著有績效，發給「賞金」二十六圓。同日，以大稻埕公學校學務委員，受發給「慰勞金」十圓；臺北監獄亦發給先生以「慰勞金」三十圓。（均據履歷。）

十二月初四日（陽曆一九一〇年一月十四日），先生受命為大稻埕區長。（日期據履歷。時日人廢止街庄制置區，改街庄長為區長。）同日，先生為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臺北出張所委員囑託。（據履歷。）

是年，先生受命為先天道全臺頭領。是歲閩浙地任盛道豐（廈門人）自廈來臺巡錫，將臺灣本島及澎湖之道務一併交由先生辦理。（據先天道研究。民元先生在宗教講習會第一日課程憶述云：「斯時臺北開荒之年，日夜攻苦，勤讀三本書，各處訪賢。及李先生歸家之後，余一肩承接辦理。後同薛老師（按薛運亨，光緒年間臺閩頂航）、盛老太（即盛道豐）二位連合同辦，而全臺及澎湖各地俱皆交余辦理。」見講習課。）

是年，先天道信徒在今臺南縣歸仁鄉建擇明堂。（據先天道研究。）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一千零二十六人，死亡八百四十八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清宣統皇帝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先生六十一歲。

正、二月間（陽曆三月），曹溪根本道場新建工程竣工，總經費三萬三千九百元。（據「東和禪寺沿革」。）

四月十四日（陽曆五月二十二日），曹溪根本道場得總

督府認可，稱為曹洞宗大本山別院。（據「東和禪寺沿革」。）

二十日（陽曆五月二十八日），曹洞宗大本山別院舉行開堂入佛典禮。從此，臺北東門街頭增添一偉觀。（據「東和禪寺沿革」。）

九月十二日（陽曆十月十四日），先生受命兼任大龍峒區長。（據履歷。）同日，兼任大龍峒區地方委員。（據履歷。）

十一月二十一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二日），臺北廳以先生工作努力、著有績效，發給「賞金」三十五圓。同日，以大稻埕公學校學務委員，受發給「慰勞金」十圓。（據履歷。）

是日，先生捐款二十圓予斷髮不改裝會。（據履歷。按該會係先生與艋舺區長吳昌才等發起成立者，參明年正月十三日條。）

是年，先生受命為臺北大稻埕百斯篤豫防組合副長。（據履歷。）

是年，大稻埕慈聖宮因市區改正，由主事李萬福及董事陳江流與先生等倡募巨款，以為遷建之用。（據初稿。）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降至十九人，死亡十八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清宣統皇帝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先生六十二歲。

正月十三日（陽曆二月十一日），先生與艋舺區長吳昌才等發起組織斷髮不改裝會，假大稻埕太平公學校（今太平國民小學）舉行成立儀式。按辦髮為滿人強迫漢人施行者，竟相沿成習，牢不可破，非惟極不衛生，且極便日警之侮虐

，其弊害漸為臺胞所認識，然以一則礙於習俗，一則恐一朝斷髮即須西裝革履，罕有勇於行者，先生等乃創組此會以資提倡。（按此會倡者多為羣社社友，該社王采甫有「社友謝汝銓、林湘沅、黃玉階、楊仲佐、魏清德、葉鍊金、王毓卿諸君，紀元節斷髮不改裝，書此贈之」詩云：「歐洲習俗暫東渡，風氣維新此一番；避世何須同散髮，憤時可免上冲冠。文明頭腦今先覺，強毅鬚眉亦壯觀；君獨現身為首倡，不教垂辮長鬚鬚。」）是日，剪辮者百餘人，其中學童約占三分之一，為臺胞剪辮之昉。（按「倡風氣之先的中醫——黃玉階」云：「一九一一年初，玉階與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謝汝銓」發起「斷髮不改裝會」，玉階被選為會長，於二月十一日舉行第一次斷髮大會。結果，一呼百應，各地紛紛熱烈響應斷髮運動，競相成立「斷髮會」。影響所及，亦掀起放足運動的熱潮。」）

十七日（陽曆二月十五日），先生受帝國在鄉軍人會臺北支部推薦為特別會員。（據履歷。）

二十七日（陽曆二月二十五日），先生捐款二十圓與帝國在鄉軍人會臺北支部。（據履歷。）

五月十四日（陽曆六月十日），先生免去大龍峒區長兼職。（據履歷。）

二十八日（陽曆六月二十四日），先生受任為臺北第二防疫組合副組合長。（據履歷。）

六月初一日（陽曆六月二十六日），先生受任為大稻埕公學校建築委員。（據履歷。）

初十日（陽曆七月五日），新竹鄭貞女（名玉釵，一名慧修，增貢生、旌表孝友鄭如蘭之孫女，隨其祖母居淨業堂

，及祖母病，「入侍湯藥，出禱神佛，經旬不解衣。及卒，哀慟欲絕，積毀成癆，遂一病不起」卒。海內外詞人相與作爲歌詩以詠歎其事，編輯刊鄭貞女輓詩一冊。先生亦有「鄭慧修貞孝女」詩，收入其中。

秋間，先天道萬全堂系閩浙地任雷道興蒞臺巡錫，保舉先生爲頂航，領導閩臺道務。（據先天道研究。明年先生在宗教講習會第一日課程憶述：「今余不才，受先輩福蔭，掌道不棄，加陞頂任，余實夢想不到。能得到此頂任之位，乃是掌道謝公格外之賞賜恩典，亦浙閩雷老太爺（按即雷道興）體過去之盛先師（按即盛道豐）之遺囑。余受諸位上人之恩德，賞識余於庸俗凡夫之外，則余應當如何感格，如何盡心竭力於道場，以報答上人知遇之恩也。今年敝體屢受病魔深染，秋間雷老太爺光臨時，亦蒙老太爺諭令節勞調養，蒙賜藥方，又蒙代爲懺悔祈安消孽，余深感上人之用心栽培，無以爲報！」見講習課。）先生鑒於當時臺灣之道場甚式微，道衆亦因循度日，辦道頭領受前輩恩遇深厚，却不自珍重，將辦道度衆之事付之等閑，規矩不整，奉行故事，並不認真，數年以來，每清夜思之，不禁爲道下淚，及陞頂航，深感負此重責大任，不能再事姑息，爰決定辦理宗教講習會，聚道中之賢良於一堂，而講習代宣祖師之規矩，以便「大道早明，普度早成」。（據講習課。）曾玉暉亦經陞爲證恩。（據先天道研究。）

是年，大稻埕慈聖宮遷建工程興工。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再增爲三百八十人，而死亡三百三十四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先生六十三歲。

二月一日，先生受命爲大稻埕區長。（據履歷。按原文作「明治四十三年」，而次於四十四年之後，且四十三年（即宣統元年十二月）另文有之，又缺四十五年之內容，故疑此四十四年爲「四十五年」之誤，逕正之。十二月二十二日條亦然。）

十六日（農曆正月初九日），先生在大稻埕與善堂辦理之宗教講習會，諸講習員「聚集」（報到）。講習課收有「宗教講習會緣由」一篇，乃先生自撰，錄之如下：「宗教者，乃衆人宗拜而聽教也。我先天教之祖師，歷代以文明之規矩而教化之；使修道辦道者有所本而教人，使人人宗拜之。今者，開道日久，規矩失真，辦事未能臻於十全，以糊塗了事者有之。高賢入門，雖有上進之心，而苦於所學無方；中下之人，幸得至道，所學乎上，僅得其中，何堪入於糊塗之境界，焉能認真到底？況辦事人既未得修身之妙諦，辦事規矩未免任意增減，是則愈趨愈下，將此無爲上乘、千古不傳、至尊至貴之大道辦成小道，再而辦成外道，變而辦成魔道者亦有之。今者同是一門辦道，而各人自立門戶，行事顛倒，性情乖張，貪作師承，苟圖名利，不遵祖師之規矩，不聽上人之訓誡，與掌持作反對，此則道中之魔賊，摘降無聞，無律懲治，聽其死後永墮地獄，帶累九玄七祖，同入苦穽；然而牽連道衆，誤人功果，可惜許多賢良，不能高超證果修人。如斯情狀，是與諸佛慈悲救世之願相違，爲諸佛之罪人，阻原人歸家之正路，是爲道中之孽種。嗚呼！爲一己數年名利之私益，而悞了三期普度之奇緣，此會墮落，何時能得出苦乎？總而言之，此等之人，乃是異種混入吾門，非皇胎真種，是以告誡而不尊，造罪而不懼，甘墮苦海而無悔，

實可悲哉！余苦心揣摩救濟之心，思得一法盡余之心，設一宗教講習會，聚道中之賢良於一堂而講習，代宣祖師之規矩。余暫充講師，在臺北本堂中開會，定於壬子正月初九日聚集，初十日開會，講習二十四日，至二月初四日止，每日於晚間八點鐘起講習，至十點鐘止，講論祖家辦道修行之規矩，使各人知辦道修行之不可無方，救世度衆方能出苦，且未學辦道先學修己，能修己方能教人，庶幾人已兩成，不負諸佛投東開此普度，而各方之原人得以依皈扶湊，大道早明，普度早成，原人得以歸家，想諸賢必有同情。今定講習章程六則，諸賢請同心來赴勝會；其未派者，請勿往駕，因地位甚窄也。」其「講習會章程」六則亦錄之如下：「一、來講習諸生，乃講師選舉可爲修人之師範者，係要拔作佛家之師承，爲修人之津樑，務須自己珍重，況千里路途，相聚匪易，一刻千金。除講習外，相聚說話，講道論德，方不負一場苦心，不准背地私相言談，某是某非，誰好誰歹，搬弄生端，變出禍患，不守規矩章程，教壞榜樣，阻人進路，其罪非輕，若經察出，隨即革出講習會，不准講習，退去自思改過，後會補習。」「一、諸講習員，應於每日八時齊到講習所列坐，不准談笑喧嘩，候講師升廳講解，至十時止。」「一、講習員應備筆、墨、硯、格紙簿，候上課時書寫明白，退廳時可互相討論。」「一、講師所發出題目，認真看明。講師講解時，務須靜聽，着（逐）條認真，記載用心。如有不明白者，候講解畢進問可也。」「一、日間無上課時，不許出遊各處，恐妨分心，有悞課程。務要將講解課程溫習討論，有疑惑者，即於講解畢時詳問之。」「一、講習會定連開三年，講習員要講習三年方爲卒業。祖規新領辦事之人

，要學規矩三年，方得出門替佛辦事，今定講習三年，乃體此意也。講習員講習卒業，出爲辦理佛門事務，方能精詳祖家之規矩，辦事方能週至，成己成人有望。本年開此講習會，是爲初年講習會，諸生宜勉勵上進，勿謂尚有明年、後年之講習而忽略之，蓋明年有明年之課程，後年有後年之課程，於佛門奧妙，層層至理，方得詳明，辦理有規有矩，提拔原人共登彼岸，證果成真有望，方不負此講習一場也，勉之毋忽！」此宗教講習會之講習員，乃先生所選派「可爲修人之師範者，係要拔作佛家之師承，爲修人之津樑」，原定二十七人：吳永慧、黃昌英（先生之妹，即黃幼女）、林元璧（未到）、蔡昌寧、林昌安、李翠玉、溫昌慶（脫會）、陳昌賢（先生義女）、陳紫雲、曾明琛（即曾玉暉）、曾昌敏、林如水（未到）、陳明耀、蘇昌仁、柯建清（未到）、莊明成、黃昌弘（即先生弟監）、葉月蓮（未到）、郭明哲、黃明善（未到）、汪玉梅、梁國中、蘇明純、李明延、陳明詳（未到）、康明新（未到）、鄭明眞，其中七人未到，一人出脫會，此外，另有六人亦參與講習：黃歐善述、黃秋鴻、柯昌達、古明瑞、劉明寬、張明珍。（據講習課。）

十七日（農曆正月初十日）晚八時，先生在與善佛堂登堂參拜諸佛稟告後，與講習諸生作禮而坐，展開講習第一日課程，開宗明義闡釋「道」之意義曰：「今日所言者乃是天人交接之道也。道者，乃是天開黃道之道，而普濟東林也。今言黃道，乃是無無上天玄玄上人無極金母以此道而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皆賴此道而生，人既秉此道來東土，就要得此道而回無極。此會三會，無極金母因三期規矩至而開此三會，天元古佛奉母命投東，在空中掌道，而諸佛下東土

打包胎，設雲城，開普度。元始天尊降誕十二祖，彌陀古佛、觀音古佛降誕徐、楊二祖。時五老下世，諸佛菩薩一齊同赴勝會，以扶奏開此普度。時因東土衆生罪孽深重，難以出頭，諸佛發願擔災頂劫，皇風過後，金水相生，重整法船，道場大開。比（彼）時，祖定十葉分佈十方，千佛萬祖同駕法船。千佛者：頂航五十六、保恩五十六（內坤十八）、引四百零八、證四百八十；恩堂一萬即萬祖也。分散九州十八行省，開荒闢道，救度原人出苦。一次言臺灣自咸豐年間以來辦道之簡史，而慨歎道場之現甚式微，以致發心辦此講習會，並謂：「今蒙諸賢有志同心，千里來會，余至此心中甚是歡喜，無上光榮，自此以後，凡代祖師宣演辦道法則規矩，恐言語之間，有未到者，有過激者，望諸賢諒余之苦心，愚蒙不到，請勿芥蒂；如有未明者，請於講習畢時，進問之可也。」（據講習課。）

其後，先生於講習課程中，由修道而言及信道七心：真心、敬心、堅心、耐心、苦心、平心、捨心，並逐一詳爲剖析明晰。先生之言曰：「今言修道，此道乃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之道，我辦道人應當於此道字上要認真着意。大道無形，天地是有形的；人心無形，行道是有形。天地之道，四時運行，萬物皆生，人心無形，運用作佛作衆生，上天堂、下地獄作四生，一切皆由心造，學道者乃心理學也，今試言其學道之心理，當如何用心理？總而言之，則曰信道。道既要信，則此心理當運用如何心理，方算是信？則曰：真心、敬心、堅心、耐心、苦心、平心、捨心。」（據講習課。）

其闡釋真心曰：「真心者，當思此心是我的，一切運用

皆不可假。須知此心，乃是本性之運用也。本性者，乃是玄玄上人之所生也。此性下東土打包胎，借父母而成此凡身，身中有靈明，運用萬殊。乃此萬劫不壞之性，離此去彼，脫骨如山，輪迴無停者，即此靈明之性也。此性乃老母賦我，則此性是眞性，凡體是父母所生，知饑知飽，識痛識癢，皆是此性。然而凡身有壞，此則是假也。修道人借假修真者此也。凡一切萬殊，運用皆借此性，而身體聽其指揮差遣，所以此運用之心要眞，而不可假者此也。今此心既眞，則一毫一厘皆不敢假。如禮佛，則眞如佛在我面前也；坐工，則九則運用皆眞有其層次也。行道事事求是，實地上用心，則遵祖規而行，開荒度衆皆借此眞心運用，雖一言一行，皆不敢蹈虛，久而行之，則眞心發現而眞道行矣！」（據講習課。）

釋敬心曰：「敬心者，敬此道也，敬天，敬地，敬仙佛，敬神明，敬人，敬事。」並舉實事以告諸講習者曰：「吾儕辦道之人，於此敬字在在皆是，運用萬殊，俱皆以此敬字爲主。如會客時，對客人之言語舉動皆當以敬；拜佛時，則一拜、一跪、一叩首，皆當以從容端莊，不迫不慢，恭恭敬敬，虔虔誠誠之謂敬；如打坐用工時，則端謹身心，不懷雜念，不倚不斜，專心致意，周天已畢，則無非以敬字用事也；見上人則行禮必恭，應答周詳，上人命令辦理事務，必要聽清，謹慎辦理，辦理已畢，周詳稟覆；對下輩見有用之才，則敦敦教導而培養之，提拔使爲佛家之棟樑；見強梁跳躑之輩，務宜悲憫他，緩緩開導，以德感格之，以化其慍悍傲慢之氣，而皈於善；與坤道交接，端莊恭謹，令人起敬畏之心，持身修己，時時如天佛之在上，雖睡臥亦必恭謹，而不

敢傲慢，則一舉一動，無非敬也。敬此身則敬此道也。」（據講習課。）

釋堅心曰：「堅心者，定心也，剛氣也。堅者，固也，堅固其心而一定不移。辦道人要有此堅剛不拔之氣，而一定固守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概。」又云：「今既得道，又爲諸佛扶助普度，不但度己，兼要度人。但修道者自寅會投東，至今難免無與人結讎結冤，今逢普度，冤緣結賬之時，我要修道，偏有考魔與爾作對；我要辦道，偏有幾多魔障阻塞，父母阻隔，妻兒牽纏，或有官司口舌等事；且現在魔道盛行，爲其蠱惑，則投入魔道。似此，若不振起堅固之氣，定心固守，鮮有不敗者。財利、名譽乃身外物，衣食無虧使好休，當堅此心而不貪求；美色最易惑人，應堅此心而不爲所迷。身心清靜堅剛，磨不磷，涅不緇，欲成丈六紫金身不難也。」（據講習課。）

釋耐心曰：「耐心者，忍耐其心而作事也。修行辦道之人，若無忍耐之心，則作事恐其有始無終也。」又云：「辦道人凡艱難困苦之事，人所難學，我則忍耐而學之；人所難能，而我則忍耐而能之。舉凡救度原人，及辦堂口、交賢接衆，皆有難能之事，更有難堪隱痛之事，又有難成難就之事，俱皆以忍耐之心而忍耐之，則事方能有成，而道乃可以修，可以辦，而全賴此耐心也。」（據講習課。）

釋苦心曰：「苦心者，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之爲也。吾輩修行辦道之人，若不苦其心志，何能立功於佛門？然心有種種之苦心。如初進道時，誦經苦於無閑工夫，然不誦經典無以消冤孽；要放生則苦於無閑資，不放生無以解殺孽；別夫婦苦於恩愛難捨，且尙無後代

；不別夫婦，則大丹不能告成，且要遵三皈而守五戒，則此大關頭也。以上數事若不慘淡經營，大費苦心者，則先天之大道不能得也。至於替佛辦道，調賢引衆，更要大費苦心。賢良道衆之性格，各有不同，間有自高位置而崖岸者，有卑鄙可厭者，有貪高好勝者，有秉性傲慢者，有驕癡者，有強急者，有懶惰者，有心性無定而晝四夜三者，有當面百依百順而背後纔（讒）毀交謗者，有雖欲進步而候人驅叱者，有陽奉而陰違者，有雖欲得至道而吝惜功德者，有奢華妄費者等等不齊之人，要同皈一道，甚難能也。辦道人若不於此種種不齊之事而研究其調辦之方法，而苦心經營之，不能成其偉功也。」（據講習課。）

釋平心曰：「平心者，佛法平等之心也。天下間事，不平則鳴，平則坦蕩而無戚。然欲平心則亦不難，將此大道視爲老母諸佛要普度救衆生出苦海，同出輪迴而返天京。修行辦道人同是靈山貼骨兄弟，熱心同志，互相提挈，甘苦相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己饑己溺，修辦相助，顛沛相扶持，無畛域之分，冤親平等，則道在是矣。」（據講習課。）

釋捨心曰：「捨心者，乃捨其有功無過之心也。修行辦道之人，當捨則捨，不得猶豫姑息而失機會也。當進道時，應捨去恩愛，當捨酒色，當捨紛華雜擾，當捨奸貪嫉妬，當捨驕癡，好高者當捨貪心、恨心、假心、邪心，種種不善害道之心，當一概捨去而無過，廓清心地，放大光明，則捨財助道，辦理堂口當捨，捨身爲衆，救度原人當捨，以口勸人，闡揚大道當捨，捨身扶道，當護法立苦功，幫助堂口，扶持頭領，此身當捨，種種當捨，而成就此萬劫不壞之功，豈

非從捨字上得來者哉！」（據講習課。）

先生繼曰：「有此數種信道之心，雖西方路遠亦不難到，然修行辦道之人乃凡身肉體，第恐凡心未了，血心未退，尚有俗心參差不齊，障礙大道，無人指點而不自知，造到極處，傾壞大道，因暗中消耗功果，而尚得意洋洋，修人至此境界，實可傷哉！今說出參差之俗心，爲爾諸生言之，以便認真修除，其障道之心則曰：貪心、偏心、恨心、情心、高心、慾心。以上數般障礙害道之心，若不認真檢（檢）點修除，則雖立有功果，恐其暗中扣除，功不厭罪，可惜費了一場苦心，造成許多血汗功勞，爲此無益諸心而敗害之，請詳言其諸害心，一一詳解之。」

先生首詳釋貪心曰：「貪心者，乃欲其等利益之心也。修行辦道之人，如名利、恩愛、酒色財氣、諸般愛欲，種種不除，則與俗人何異？辦道人貪作師承而爭功奪果，以大道作生涯，惟利是圖，不顧大道之成敗，自以爲我此道實是貴重，古人萬金不易，今我有此道，怕不富貴，因此攢頭覓縫，孜孜爲利；一也。見美色而貪戀之，忘却金爐宏願，人鬼關頭，一失足則墮落輪迴，永無出期，雖有大英雄，能於失足之後挽回狂瀾，則已焦頭爛額矣。至於貪酒使氣，更是可怕。酒是穿腸毒藥，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古來之人爲酒而誤事者，不勝其數，況修道人所修者，乃聚三花而煉五氣，酒乃耗氣之物，一飲入腹，則五氣俱散，此修人之大忌也。氣乃追命無常，一使氣則心血奔騰，萬竅齊張，怒（怒）髮冲冠，不決裂不休也。數種之敗害，凡身且不顧，何能修行辦道哉？且我有此貪心，而人亦有此貪心，相逢而不相下，則生出相鬥之心，鬥言、鬥智、鬥勢力，勢不憤爭而巳，

即將諸佛慈悲度人之場變成羅刹競爭之場，貪心可不戒哉？修人若能悔過自新，將貪心改作佈施心，身心清淨，進德修業，則證果不難矣！」（據講習課。）

繼釋偏心曰：「偏心者，凡事有所偏而不公也。大道至公無私，豈容偏乎？今修行辦道之人，有任性妄爲，而偏其所好者有之，或偏其所惡者亦有之，所好者：好財色、好勢力、好奉承，有此數好，而心偏矣，心既偏，則將是作非，以曲爲直，不但無道，而且無理。然一人壞規，衆人效由（尤），將此至公至正之大道被爾帶壞榜樣，變成歪斜顛倒怪像之家風，佛菩薩豈能容之？間有正人君子，見之而不伏（服），爲道盡心，恐大道之失敗，則盡忠誠之心，苦口良言，諫之而不聽，反責其無禮反對之罪。爾試思之：財色、勢力、奉承，乃修行辦道之人所忌，忌者忌被傳染，苦爲傳染則滿身俗氣，薰蒸冲人欲嘔，此等偏心嗜好之人，上人告誡之而不遵，下人諷諫之而不聽，偏要偏而好，則生出偏而惡也。惡正人，正人正而偏人偏，則偏與正乃反對也；惡君子，君子之人凡事遵道而行，不敢偏好，偏好之人乃小人也，小人愛偏好，則君子與小人亦反對也。然此至尊至貴之大道，要擇正人君子，不偏不好、不惡之人而指授之，今爲此下等小人混進吾清淨不二之法門，是吾道之不幸也，應當請掌持申奏，革出佛門，而吾道中的人不要理他，他如敢抗拒，會衆公誅之，不能容其拔（跋）扈，爲道維持，事出於公，天佛亦喜也。此輩之人，倘能悔過自新，復歸於正，事事聽諫，遵依規矩而行，從公無私，是則小人變成君子，他日成眞有望矣！」（據講習課。）

釋恨心曰：「恨心者，怨恨之心也。修行辦道之人，乃

超塵脫俗，瀟灑之人也，修行有此恨心，則粘滯不化，動輒怨師恨友，怨天恨地，皆因愛欲奢望不遂其心而怨恨，因有不合道中之規矩，上人告誡之而怨恨，下人諷諫之而怨恨，爲開道爭功奪果而怨恨，爲錢財權勢而怨恨，爲鼠牙雀角而怨恨，然而初爲細故起，繼而疊積深，恨入於肺腑，怨徹於骨髓。修行辦道之人，既有此怨恨之心，則辦事終難完全，若不洗心滌慮，不但妨人，兼且妨己。且出門辦事，萬慮交併，不如意事常八九，若事事怨恨，則事事不可收拾矣。夫修人得道辦道，上承天命，下救原人，務要滿腔仁慈，天下一家，靈山兄弟，貼骨至親，相携相伴，同修同辦，助我不逮，不可無伴侶也，既要伴侶，則不可有怨恨之心，心無怨恨，則心地流離，茅塞頓開，清光大來，回首一望，已過離恨天萬餘里矣！」（據講習課。）

釋愔心曰：「愔心者，懶惰之心也。先天大道，萬劫難逢，先賢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着急用工夫。着急尚恐不逮，豈可怠惰乎？學道之人不可怠惰，怠惰之人不能學道。今人無志難學，學道之人不可懶惰，修人如懶惰，則應接不敷，家常經濟拋棄，終（將）來家計一定陷於困難，衣食不周，不至流落於下等貧窮而不止，然懶惰之修行辦道人，或爲父母兄弟庇蔭而混入，或爲上人慈悲資緣而混進，雖居上位，未立功德，終久必於懶惰而消耗，一逢考懲，必不能拮据經營，而屏棄大道，安能有成？此則爲有緣無份也。夫儒夫原是無用之人，若學道人，則要苦志力學，雖儒夫亦要有力志，既有力志，又要有恒心苦學，學之既久，則習慣而生（成）自然，雖懶惰亦生勤謹，改頭換面，痛心經營，立功行德，冤孽消而道心現，方不負上人之庇蔭，而成此大功也。」（據講習課。）

也。」（據講習課。）

釋高心曰：「高心者，好大自尊之心也。好大則生傲慢，傲慢則看人不起，動輒失禮，得罪於人，夜郎自大，以爲蓋世無匹，惟我獨尊，目無尊長，藐視同人，抬高身價，說話大言不慚，一手遮天。此等之人，病入膏肓，攻之不應，補之無功，竟成無藥可醫之病。夫修行辦道之人，要低心下氣，謙恭遜讓，辦事要一團和氣，明白修行辦道之人皆是靈山貼骨兄弟，況階級乃辦事之責任，高級乃下級之監督、指導者，今人高級行道，高心傲慢，不但不能爲人監督指導，並且專制壓迫，高聲大氣，賞罰妄施，巴結奉承者則賞之，不能趨勢恭維者則罰之，以枉爲直，以直爲枉，一任自大，鬧亂道場，使賢良失去宗旨，賞罰不明，則人心不伏（服），道場因此而失敗，人心因此而解散，罪莫大焉！吾勸好大之人，急早收斂神氣，須知佛法平等，階級雖有大小，而本性實無高低，俱是老母兒女，急早低心下氣，以平等心而辦道，賞罰分明，人心平，則諸佛喜，大道方能有成也。至於平常修身之人，切不可有好高自大之心，若有好高自大之心，則辦事不能如意，心愈高而人格愈低，人格既低，則道難學矣！必也屏去好高之心，而低心學道，聽上人之教誨，求同學之指導，進德立功，心愈低而功愈高，功愈高，終（將）來必登蓮臺高位，低心其勝於高心者高矣！」（據講習課。）

釋慾心曰：「慾心者，私慾雜念之心也。修行辦道之人，要一塵不染，六慾能空，方是真修行、真辦道之人也。今人滿腔私慾，雜念橫生，得千想萬，得富想貴，貪心不足，慾海難填。修行辦道者，以大道爲奇貨可居，第一不自量之

人妄想高位，對衆運動聲譽，對上人獻勤，虛報冒稟，是非顛倒，意圖排擠，希冀得上人之歡悅，以邀倖（倖）倖（倖），豈知上人瞻鏡高懸，智珠在握，豈容作僞濫竽？空費了癡思妄想，落得貽人笑柄，更有愛財貨而不顧責任者，亦有愛美色而拋棄大道者，尚有愛師承而不自修持者，且有辦道不遵規矩，而男女混雜，敗壞風俗，爲俗人所厭忌而生考魔者，種種私慾雜念，不但無益，尙且敗道害衆，貽誤自己前程，恐有墮落之苦。愛慾者，果何益哉？吾勸辦道之人，不可奢慾妄念，安分守己，小心辦道，遵上分派，總以諸佛之心爲心，以祖師之規矩爲準繩，積分成寸，積寸成尺，他日道成證果，超宗拔祖，豈不樂哉？」（據講習課。）

先生並爲結論曰：「今修行辦道之人，既能信道，又能於心理運用諸真心以下之心而信道，又能於貪心以下之心而戒除之，則是遵上人之規矩。余雖代上人暫作講師，所言諸條課程，雖出余之意見，乃是集合祖師之規矩，遵而發焉，余雖不學無文，然俗語俚言，並不敢自專僞造以惑衆心，願諸生鑒余之苦心，遵而力行之，請諸賢時時刻刻記入肺腑，共相扶助，以補續前人未了之事業，仰遵掌道之至意，深感上人之洪恩。終（將）來我臺灣之大道重見興盛，原人疊出，立不世之奇功，造無窮之洪福，蓮臺高登上品，余亦有榮光焉，遵之毋忽也！」（據講習課。）

三月三日，斷髮不改裝會假艋舺龍山寺舉行結會儀式。參加者多爲地方紳士及望族。並即由該會會員率先斷髮圓頂，而仍着固有衣鞋，以爲示範。該會贊助會員劉克明有「斷髮所感」詩，係和鄧旭東而作，詩曰：「粵東人士本文明，今日尤見多俊英；教責千鈞知是重，毛髮萬縷視爲輕。好看

圓頂生光燄，那管方銅照雪莖；此去前程當遠大，漫云身世等棋枰。」

八日（農曆正月二十日）晚，先生在宗教講習會繼前日所講應行應改善惡諸心後，進而講既入先天道門如何自己用工之法，以供講習員此後十數日之研究。有云：「吾人修道，開示師在佛前教我立下洪誓大願，而指我先天大道，爲我說法，指示作用之妙理，我應當勤修苦悟，每日子、午、卯、酉四時用工，將六門緊閉，調勻氣息，妙合而凝於至善之地，立功行德，再進二部、三部，順序而行。至於築基鍊己之工，築基者，乃安爐立鼎，端身正坐，子午相對，而築其基礎；鍊己者，乃心意不妄動，萬緣皆寂靜也；三採藥，採天地之正氣，乃和合精、氣、神爲大藥也；四得藥，乃撥濁留清，氤氲之氣，恍惚杳冥之象也；五進火，運三車而轉法輪，回光返照，採坎填離，由後天而返先天矣；六烹煉，將運轉至金鼎之精、氣、神三寶，用神火烹煉，法輪常轉，將三花五炁煉成八寶金丹也；七溫養，乃以神、氣而溫養聖胎，以陰育陽，金丹自固；八沐浴，此時嬰兒出現，沐浴其身，即大丹已成，脫胎神化也；九退符，乃大丹既成，沐浴後之餘氣，陰符退下，以待重煉，至此迴光返照，吸先天之氣而貫滿乾坤。但此九節工夫，乃祖師秘密口授相傳，有此真道，能超生了死，證果成真。是以得道之人，要遵守祖師之真規矩，方能得成也。」（據講習課。）

其後，先生又告諸講習員曰：「我修行辦道之人，所云修行者，以上之修持，余不過略述祖師之規矩，當行當戒而已，不能盡其祖師之奧旨，望諸生遵而行之。」繼則言辦道之事曰：「今再言辦道之事。當辦者，所謂天開黃道，普度

收圓，龍華三會救度原人，歸家見母。所賴者，乃是辦道之人也。辦道人若有志替佛收圓普度，須當學習救度原人之方法，但東土男女，有原人亦有異種，何者爲原人，何者爲異種，須當分別而取捨之。原人當救，異種當捨，方不致於龍蛇混雜，鷄鳳同羣。倘若錯開，異種入門，不能遵守規矩而退道，則是洩漏天機，難免濫開之罪；必也選擇賢良，真正原人而開之，方能遵守規戒而成大道也。」（據講習課。）

先生繼言如何分別異種與原人，以其曩時所見祖師開道八禁憶而寫出，並增數禁，以備辦道之人禁開之選擇。其諸禁分別爲：第一禁開屠戶，第二禁開閨女，第三禁開衙門差役之人，第四禁開旁枝，第五禁詐欺之人，第六禁開遊手，第七禁開懶惰不勤之人，第八禁不具之人，第九禁愚蒙不明之人，第十禁貪財好色之人。先生並分別陳明所以禁開之故，此蓋即所謂「異種」，以爲辦道之人務必擇人開道，不可糊塗隨便，貪作師承，「不計其人之可否成敗，開進佛門，不見結果，而見廢損，朝進暮退，洩漏大道，其罪匪輕！因而錄此十禁，以當擇人之準繩，尙其遵之！」繼又云：「再者，所要救度之原人，將何而辨別之？曰忠臣、孝子、節婦、烈女、善人也。」次則逐一說明，其解釋善人曰：「善人者，善心、善行、善口，作事皆無不善也。人道當行之善者，無過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也。八字當行則皆行，或行之四、五字，其餘不大背謬者，亦是善人也。」先生繼云：「凡以上五種之人，乃人世上維持人道之秩序，包括一切未成之仙佛聖賢在內，凡忠臣、孝子、節婦、烈女、善人，皆有一團至大至剛浩然之正炁充塞於天地之間，天爲之清，地爲之靈，而此等之人，豈不可學爲聖乎？是以祖家規矩，擇人

而授者，即是此等之人也。今即有祖家之規矩，指授擇人救度之方法，我辦道人救度原人而有把柄，總要遵而行之，嚴於選擇而取捨之，方免濫開異種混進吾門之累也。」又云：「今既指出此等可救度之人，如有訪出高賢者，可救度之，但度人之規矩，前代祖師言之詳矣，即如大成堂調規、太和堂調規、喫緊銘箴、七盤道、闡道要言等書，度人法則規矩無不備載，爾等諸生務必勤勤謹謹讀之不輟，詳細細揣摩其中至理，遵而行之，必然普度大開，原人疊出，龍華三會，蓮臺高登上品有望矣！」（據講習課。）

其後，先生又謂：「全臺各地，前人費盡千辛萬苦開荒下種，原人經已疊出，至今已足數輩歸西，今各處堂口乃是前人費苦心辦理之慈舟，前人已去而後人繼續，此乃循環之理。道之興衰，視乎繼續之諸賢用心不用心耳！但諸賢雖欲用心，奈道情荒疎，未諳辦法，是以躊躇不前者亦有之。今余既開此講習會，是欲將道中開荒辦道，一切修己度人諸法則，暢論與諸賢共學，以便旋里後，可以將此學問嘗試而行，大道必定發展。惜乎時期（機）已迫，不能盡其所學見聞而盡貢獻，今即略談其大概。」其下述辦道人訪出賢良後，自與之往來作朋友，以至於引見先生之過程與做法。（據講習課。筆者轉影自林萬傳兄藏陳紫雲原藏之影本，缺第二十五葉至第四十一葉，其間講授內容，不得而知。）

十八日（農曆正月三十日），宗教講習會結束。是晚，先生敍旁門異種，有云：「道有真必有偽，異種、正端，混世難明，必能辨別真偽，如儒、道、釋三教，是真正之道，然其教漸傳漸失，後學亦有錯行路徑，不守規矩而變成異種者，不可不辨也。」又促：「若夫輪迴六道，妻恩子愛，盡

是虛情，生死苦報，脫骨如山，輪迴無停，若不急尋明師，指點超生了死之道，則難脫輪迴也。今你既有志，欲求大道，超生了死，脫離輪迴，須當遵守三皈五戒，無妻不娶妻，無子不求子；如有娶妻者，夫妻就要分離，妻爲朋，子爲伴，須當遵守，自始至終，守死善道也。」「至於大道貴重，乃古聖至秘至尊，生天生地，得之則成佛成仙，自古不能輕洩。求道之人要有冲天之志，勘破凡情，以德爲貴，常存仁義之心，肯作善事，立功立德，乃可求道也。」末云：「再者，求道之人如有魔考，乃是前劫有與人結冤結仇，今來尋報，務須急行善事，放生誦經，消解冤孽，不可因考魔而退志。如觀音古佛歷受苦考，道證普陀，道成則魔滅也；如求道人果然件件理明，事事遵依，方可擇吉具文上申，以待百日後方始拈鬚指示大道也。」（據講習課。）

六月，先生以臨濟護國禪寺建成，作「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創成寄憶藤園將軍」七絕一首，詩云：「欲施法雨化澆風，特捨淨財建梵宮；漫說寺成人不見，英靈應慰竟前功。」並親筆書贈該寺留念。藤園將軍，即曾任臺灣總督之兒玉源太郎，因該寺爲兒玉於光緒二十五年「捨淨財」所建，故詩及之。（據「倡風氣之先的中醫——黃玉階」引黃秋造編：鎮南記念帖。）

七月三十日，日皇明治卒，嘉仁嗣位，改元大正。

八月十二日，臺灣總督府選定先生與辜顯榮、蔡蓮舫、許廷光爲臺灣民衆代表，前往日本東京，參加明治葬禮，並覲見新日皇大正。

十二月二十二日，臺北監獄發給先生以「慰勞金」三十圓。（據履歷。）

是年，林烈堂、林獻堂、辜顯榮、林熊徵、蔡蓮舫等，爲使臺胞子弟接受中等教育，發起籌設中學於臺中。臺灣總督府對臺胞教育本有歧視，對此自難同意，惟乏詞阻止，經諸發起人幾許轉折，卒決定以募捐所得款項送與總督府設立一所公立中學收容臺胞子弟。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二百二十三人，死亡一百八十五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中華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先生六十四歲。

二月十五日（農曆正月初十日），先生在與善佛堂開第二回宗教講習會，其章程沿用去年所定者，講習日期定農曆正月初十日起至二十三日止，每日講習時間爲午後三時起至五時止，夜間講習定每夜八時起至十時止，此回講習員共十九人：吳永慧、蔡昌寧、曾明琛、莊明成、梁國中、黃歐善述、黃昌英、林昌安、陳昌賢、曾昌敏、陳明詳、鄭明眞、蘇明純、李明延、劉明寬、陳紫雲、林元璧、李翠玉、葉月蓮（十七日脫會），其中陳明詳、林元璧、葉月蓮第一回選派參加而未到，本年始參加講習。是日，先生語諸講習員曰：「今日予代理講師，講第二回講習之課。今日第一日講習，要講修行辦道人所行第一事也。第一要緊之事，乃是功過二字。吾人修身，要冀其有功而無過，無如凡身肉體，焉能無過，且過亦不自知，是以忠恕先師有誠意功過格，修人要知自己之功過，要力行此功過格，方能有功而無過，然行功過格之人，第一要有公德心。公德心者何？乃公是公非也。如無公是公非之心，則功過難明，以過爲功，以功爲過，功過顛倒矣。修人若能以公德心行功過格，則不論自己、他人、冤親，皆以公德心行之，似此則恐行之甚難也，但吾儕乃

是要棄凡成聖，證果成真，若無公德心，何能改過而立功？起初行之甚難，若能竭力忍耐而行之，久久自能習慣而生（成）自然，臻於有功而無過也。」（據講習課。）

此後，即講習「忠恕誠意功過格」、「滄洲老人四大條規」、「三元調規」、「衆生調規」、「天恩調規」、「證恩調規」、「佛堂執事調規」、「玉山氏得心要言」、「西江月調十六首反問塞口卷」、「太和堂規調（調規）」、「拜佛做供之禮儀」、「新訂迎接上人接待供養章程」，並叮囑放生誦經之謹要，先生之言曰：「放生爲解釋從前之殺業，誦經爲解釋從前及今生之冤孽，須虔誠叩誦，冤孽消清，就是修行人之要事也。本處每月逢佛期拜佛，大衆多有叩誦經卷，祈求消解冤孽，身體平安，或代師長虔誦，求其加福增壽，或替父母叩誦，求其康健平安，或師友患病，代誦求安。逢三元考籍勝會，地藏王聖誕佳期，則多誦經卷，買放生靈，捐貲善事，替過去父母、先亡宗親、道中師友祈求佛恩。爲解身後冤孽，逢臘月、司命灶君總奏天曹之期，及年終諸佛下降良辰，大衆皆要多誦經卷，買放生靈，及善事，祈求懺悔一年之罪愆，或天災地變等事，衆等亦要放生誦經，求其消災解厄。以上所云之誦經放生善事，皆以附呈表尾，所誦之經卷，寫入經藏，同表焚化。如過去父母、先亡宗親、道中師友忌辰，有代誦經卷，寫入經藏，對公祖稟明焚化，此爲人子及後學孝思之念切也。逢三元佛期，地方上有殺死之犬鼠者，諸人亦要虔誦往生神咒，寫經藏，對佛稟明，求佛超脫往生，祈求地方清吉平安。每逢佛期拜佛，上表呈奏，所求之事着（逐）漸久積，自能冤孽消清，先亡沾光，自然佛事如意，功成有望矣！」（據講習課。）

二十八日（農曆正月二十三日）晚，宗教講習會第二回講習結束，在佛前上供，先生帶領諸講習員拜佛稟告：「第二回講習完結，蒙諸佛空中庇佑，護法諸神暗中挾持，以順序（遂）平安。特此叩謝鴻恩，龍華會上總報恩情。」百叩而畢會焉。（據講習課。）

七月，翁俊明、杜聰明携霍亂病原菌，搭船經日本赴東北，將轉往北京，計畫以霍亂菌投入北京蓄水池使袁世凱斃命。蓋是時袁世凱攘竊民國，摧殘革命，妄圖稱帝，狼子野心日益顯露，聰明云：「雖受日本統治下，但我們（臺灣總督府醫學學校學生）漢民族的意識很旺盛，每朝起床就閱讀報紙看中國革命如何進展，歡喜革命成功。……我們歡喜革命已經成功，但不料袁世凱傳要做皇帝，我們非常憤慨他的野心。我們讀報紙知道國內每年有コレラ病（霍亂）流行。飲食物是爲傳染中間物。當時知道臺北市水源池是由新店溪水來瀘過供應。水源池之蓄水池是開放式，任何人都容易接近之，如此情形下，我們學醫的青年，就有人建議以コレラ菌投入北京蓄水池來殺死袁世凱是容易的事也。大家讚（贊）成此妙計，其次要推舉實行人，有志間募集旅費，關於實行人尤其是蔣渭水君是熱心主唱者之一人也，結局推舉翁俊明及筆者二人。」二人此行，先生壯而贊之。（二人入北京後，發現水源池非開放式，且警備嚴密，無法投入霍亂菌，數日後覺有跟蹤者，乃放棄計畫，乘火車赴上海後，搭大阪商船返臺。（據杜聰明回憶錄。關於翁、杜二人謀殺袁世凱事，間有渲染較甚之說法，茲不取，而採當事人之一杜聰明之回憶錄所載。）

十月二十七日，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召集臺北廳下

參事、區長宴會於鐵道旅館，「始則宣布皇恩，繼而咨詢民隱，並諄諄曉諭：現今政府施設衛生、教育、殖產諸要務，進文明而謀富庶」，與會者多有詩以記其事。先生亦與是會，有「內田民政長官招宴賦此恭頌德政」七律一首，詩云：「雍容坐鎮寄封疆，何幸君明臣亦良；洞悉民情知好惡，振興實業重工商。自新首要除纏足，同化預期具熱腸；末席叨陪聆訓示，下懷感激詠詩章。」（據內田嘉吉編：南薰集。）

是年，臺北先天道至善堂之設，獲臺北廳許可，乃度地著手興建。先是，與善堂址既歸銀行收買，先生遷居大稻埕日新街，即以住宅為奉佛場所。時徒眾益盛，所居狹隘不能容，其義女陳昌賢亦立福慶堂於其比鄰，兩堂並立，教義實同，昌賢乃請以兩堂合一，改稱至善堂。至是獲准，乃興工建築焉。（據「至善堂沿革誌」。）

是年，王淑寬繼任為鳳山明善堂第四任堂主兼管理人，並有郭秋金捐獻高雄大港田地二甲餘，充為該堂財產。（據先天道研究。）

是年，先生仲弟監與梁國中（參加宗教講習會三期全部講習者之一）等在彰化城內設立福吉堂，闡揚大道，渡化衆生，並設私塾於堂中，教授國文，發揚中華文化。（據先天道研究。）

是年，臺北廳以訓令設防疫係，掌理有關防遏傳染病及檢疫、清潔等事項。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一百三十六人，死亡一百二十五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先生六十五歲。

二月四日（農曆正月初十日），先生在與善佛堂開第三

回宗教講習會，其章程沿用上兩年所定者，講習日期定農曆正月初十日起，講習至二十五日止，而每日講習時間及夜間講習皆同去年，此回講習員共二十人，即去年之十八人（中途脫會之葉月蓮除外）及新參加之丁玉蓮、鄧河蓮。是日，先生帶領講習員登堂禮佛，稟告第三回講習，叩請諸佛菩薩空中鑒察，護法諸神暗中默佑，衆等講習，潛移默化，進步加功，真誠奉持，身體平安，康健如意。稟告畢，隨登堂講課。先生首曰：「余代理講師，講第三回講習之課程，今日第一日之講，要問諸講習員於去年二回之講習課程，可有回去認真學習否？課程中講解祖師之規矩辦法可有合理及背謬否？諸員雖聽余之講解，必有能知其是非者，可為余確實陳明之。然祖師所定之規矩、理法、章程，乃大道至公無私之公理，入道中人不論如何人，俱皆要遵此至公無私之公理，若余有未至公理之確實，則諸員乃是佛家之辦事人，可以直陳無隱，以就正，方是大公無私之佛領，不可糊塗了「事」，以悞老母諸佛開此普度，恐悞原人販家之路也。請諸乾坤回答。」（據講習課。）

先生繼言：「今日講習第一日，要講天地間第一要事。要事者何？乃實行二字也。祖師規矩章程，千言萬語教人，總望受教者能確行持，終身感佩而不敢忘也。但學道人既已捐棄紅塵，不貪名利恩愛，而所求者何事？乃欲超苦海而返天京，超祖拔宗，同登彼岸，共赴龍華，享萬劫不壞之果位。吾儕既有此冀望之奢心，則要確實之志願而遵守實行之，才能有成也。否則，雖有棄塵出俗之心，幸遇天開黃道，得此超凡入聖之大道，受三皈五戒之誓願，就要終身抱守，何乃人世上之名利恩愛、酒色財氣侵入道義之範圍，本欲捐

棄而出苦海，今被名利恩愛、酒色財氣糾纏入心，則不覺不知而以名利爲天賜之福祿，吾當享之；恩愛乃人世之歡娛，何能盡絕？酒乃米谷所釀，賓朋酌應；色乃怡情之事，人世固有；財爲養命之源，衣食所需。是以學道人因此種種，悞犯佛規而不自覺，暗中消耗功果，損失品行而不自知，同學之友傍觀者清，因他平日甚是遵（尊）重，雖知而不敢勸，師長雖知，礙在平日甚然愛惜，若一責備他，恐他失去體面，對不住同學，是以優柔寡訓。久而久之，雖明賢之人亦易錯悞而難知，雖於道中有功，亦難免功中有過，口雖能言，而身心實是未行也。苟能於斯時，醒心體認其背道之行爲，而痛心屏棄其障害之行爲，體認其真實道義而實行之，方不致於毫厘千里之失，天堂地獄之反掌間也。余言至此，實是傷感。今人學道，本是一介庸愚中下之人，有何資格？今承師友提拔入道，學些口頭禪語，應酬數句箴言，自以爲無上能幹，頂上資格，社（趾）高氣揚，儼然現世仙佛，自高自大，衣冠過分，居處飲食俱皆躐等，奢華妄費，損去福祿，所入不供所出，終（將）來道俗負債，失去果位，難免輪迴還債之苦。學真學道人在世間苦辦功果，一絲一毫不敢傾棄，積分成寸，積寸成尺，積尺成丈，久久苦心粒積，自有功成果就之日。世間受盡千辛萬苦，不過數十年而已；道成證果，億萬千年極樂果位，此乃上等資格之修人也。如下等人在世間，本是艱辛過日，一入道中，受佛祖之庇蔭，福祿齊來，身受無遺，享人間之富貴，全然不思我何人庶（斯），何能受此？若能回頭一想，去華就實，勤儉治身，惜福檢點，凡事準節行持，久而久之，自能純熟，雖下等亦能躋於上等也，去仙佛不遠矣！」（據講習課。）

此後，講習庚山講論各章，分別爲：「庚山講論第一章：扶助道源正直忠良」、「庚山講論第二章：二戒邪淫辨明意義」、「庚山講論第三章：爭功奪果未體佛規」、「庚山講論第四章：投魔信邪違背祖訓」、「庚山講論第五章：看穿財色清白到底」、「庚山講論第六章：認真辦道四相空空」、「庚山講論第七章：驕矜狂躁急宜戒盡」、「庚山講論第八章：功高自恃道德難全」。（據講習課。）

講習末尾，先生指出：先天道天人交接，凡奏事重在禮本表文，三年講習期滿，於禮本表文，皆要溫習熟識。又提醒講習員：祖規有開道，乾（男）開乾，坤（女）開坤之規矩，開道人要遵斯規而行。又乾坤不准假借夫妻之名，亦不許結誼爲父女之名：乃男女分別嫌疑，防微杜漸之義也，修人俱各遵之凜之，毋犯焉可！（據講習課。）

十九日（農曆正月二十五日）午時，先生爲宗教講習會第三回講習圓滿完畢，率諸講習員上表稟告老母及諸佛云：「今據大日本大正三年陰曆甲寅年正月廿五日午時，現在臺灣臺北廳大加蚋堡大稻埕日新街北市西街土地祠下與善佛堂之中，男兒黃運輝帶領男兒吳永慧、蔡昌寧、柯昌達、莊明成、曾明琛、陳明耀、梁國中、黃歐善述、女兒黃昌英、林昌安、陳昌賢、曾昌敏、蘇明純、李明延、張明珍、劉明寬、鄭明真、陳紫雲、丁玉蓮、勤（鄺？）河蓮、李翠玉、林元璧等跪在瑤池金母無極天尊、諸天衆聖、歷代諸佛諸祖諸師蓮臺之下，爲因本年自正月初十日，開第三回講習會，男兒黃運輝代理講師，將祖師調規章程，着（逐）條講解，使講習員等學習，回家辦道，照歷代祖師規矩行持，以扶助普度。至本日廿五日講習完畢，多蒙諸佛空中默佑，護法

諸神暗中扶持，衆等得以順序（遂）平安，衆等爲是虔誠設備素菜玉菓，叩謝鴻恩，自今之後，遵規守矩，扶助大道，度己度人，一心一德。懇求諸佛赦宥，合堂男女衆等冤消孽除，辦功功成，修果果就，二六時中，所求如意。龍華會上總報恩情，虔誠百叩！」百叩後畢會焉。（據講習課。）

三月二十四日，臺中公立中學籌建委員會正式成立，原發起諸人爲委員，各捐巨款以爲倡率，並不辭辛勞四出募捐。各方慷慨解囊者凡一百九十八人，共得款二十四萬八千餘元。先生亦爲捐資人之一。

七月二十六日，大稻埕港邊街復發鼠疫。患者十一人，死亡十人。檢疫部即命臺北防疫組合推行三市街及鄰接聚落全面普及捕鼠器，以捕獵老鼠。

十一月，日本政府叙先生以勳六等，授瑞寶章。（據臺灣列紳傳本傳。按該傳此項記事下云：「自古臺灣婦人矯趾纏布，踰跣彳亍，彼〔被？〕人扶而初步，悖天所授殊甚。近時悟其非，解纏者滔滔成勢，是又昉于玉階也。其興利除弊，以贊翊揚文興化之功概如此。往年既援〔授？〕欽定藍綬褒章。」藍綬褒章授於何年，待考。）

十二月，林獻堂等在霧峰舉行解纏足會，中部著名人士多人應邀列席。獻堂即席演說，滔滔懸河，謂纏足爲反天道之陋俗，痛責其不利家務生計，窒礙社會進步，要求林氏族人爲適應時勢之需，洞察而深解其意義，勇於改革。林家婦女隨即全體當場解放纏足。中部各地婦女因霧峰林家婦女之帶頭示範，頗受影響，亦紛紛解纏。（據洪敏麟撰「纏腳與臺灣的天然足運動」。）

是年，先生季弟瑤琨爲欲與先生團聚，乃辭公醫之職返

北。臺中、彰化人士惜別瑤琨，多有遠送難捨。後瑤琨現在大稻埕九間後街開業。其對患者態度親切，醫德可嘉。（據「黃瑤琨君」。）

是年，辜顯榮與先生及吳昌才等發起重修劍潭寺。

是年，東和禪寺因遭颶風襲擊，寺院倒塌，乃重新設計，於本堂大殿左右建宏偉之觀音禪堂及僧房各一棟。

是年，桃園大溪先天道六也堂竣工安座。先是，新竹太和堂堂主陳昌（陳運榮）感於信徒日增，爲道徒奠定一永久性基業，亟思擇一修行之佳境，俾便信徒自力更生，修己渡人，以大溪山明水秀，風景優美，且交通方便，易於營生，乃授命其徒江昌裕在下田心購置山林、農田十餘甲，並著手建堂。至是，六也堂竣工安座，六十餘道徒彷彿置身世外桃源之大家庭，平日研經習儀修行外，彼此分工合作，或耕田種地，或開山廣植瓜菓，並在堂醃製醬菜、釀造豆乾、豆腐等，販賣以營生及供道場之需。（據先天道研究。）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爲五百六十七人，死亡四百八十八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先生六十六歲。

三月十三日，至善堂落成。堂高三層，爲大正型磚造建築，雙棟並立，每棟三十七坪，總計七十四坪，爲先天道開荒臺灣以來最新式之佛堂。由先生掌堂。先生歸西後，始由陳昌賢接替。（據先天道研究。）

六月十七日，第二十回「始政紀念日」，臺灣總督安東以先生爲臺北監獄囑託，連續服務十五年以上，勞績卓著，特頒授木杯一個。（據履歷。）

十一月二十一日，全臺各地由各廳長延請八十以上長壽

者於其廳堂，設宴張樂以厚饗之。臺灣總督官房文書課後將有關詩文彙編爲壽星集一冊。先生及其弟瑤琨，及先生門下醫生陳迪卿、陳自新、陳直卿、葉鍊金、周儀壇俱有作品收入書中。先生所作「慶養老典」七律一首云：「皇恩浩蕩遍三臺，養老典逢踐祚開；南極壽星輝殿陛，東方旭日麗蓬萊。天廚惠賜先嘗席，帝闕榮頒紀念杯；曠古隆儀傳萬世，須知教孝廬宸裁！」（據臺灣總督官房文書課編：壽星集。）

十二月二十一日，臺北廳農會以先生爲大稻埕地方委員，服務勤勉，發給「慰勞金」五圓。臺北監獄亦以先生服務勤勉，獎給三十圓。另，臺北廳亦以先生爲大稻埕女子公學校學務委員服務勤勉，獎給十圓。（均據履歷。）

是年，余清芳等抗日革命失敗，因黨人文件多有與齋教文句類似，五月以後日人共檢舉涉嫌臺胞一千餘人，各地齋教信徒大部分受累，多靠日本佛教領袖爲之保護，因此亟需組織各種團體。如臺南市龍華、金幢、先天三派共十四堂，聯合組織佛教會，以求日本佛教曹洞宗之保護。北部亦擬組織，以先生爲中心，期圖全省統一組織，並由先生草擬本島人宗教會規則草案如左：

第一條 本島人凡持齋入教者，及僧人、道士，謂宗教中之人，全臺應合併設一總會，公舉一品學兼優、素爲政府所信重，爲宗教中所欽崇者尊爲全臺總會長，以總理會務，並酌定約束章程，俾各廳支會遵行其旨，以保護宗教秩序安寧爲目的。

第二條 本島各宗教，如持齋先天教、龍華教、金堂（幢或作童）教，以及僧人、道士等，皆當設一支會，或一廳設一支會，或數廳合一支會，但視各教會員之多少爲率，其

支會設一支會長及一支會副長，唯幹事、評議員則由齋堂多少以定名額。

第三條 各教齋堂各設會籍簿五份，登記會員住址、姓名、職業、年齡及其他事項，一份存根，二份送給支會及總會，二份送給總督府及管轄官廳，以便稽查。

第四條 各會員每年應納會費金〇〇以作費用，而其會費由各堂主徵收，交支會長寄存銀行。

第五條 會址設在臺北，每年開總會一次，以協議一切會務，如有急事得開臨時總會，赴會役員旅費等由支會負擔。

第六條 各廳支會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全部參加，以期支會發達，必要時得開臨時會。

第七條 會員中如有誤犯約束章程，當遵保證人、支會長或堂主告誡，務宜立即改過自新，如或故違而不悛者，由支會長斥革，由總會長稟該管官廳究治。

按先生所擬此項草案並未及實施，但此風氣漸入全臺佛教界人士之腦海，乃至當局亦受其影響。（據李添春纂修：臺灣省通志稿二人民志宗教篇。）

是年，全年鼠疫患者七十四人，死亡六十六人。（據臺灣省五十年來統計提要。）

中華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先生六十七歲。

二月十日，日本北海道廳長官俵孫一以先生於大正二年（即民國二年）北海道外六縣凶歉及三年鹿兒島縣櫻島火山爆發之際捐款一百圓賑恤罹災窮民，特獎給木杯一組。（據履歷。）

四月一日，東和禪寺於觀音禪堂開設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向日本當局立案，經核准正式開學，同時着手本殿大堂

之重建。同日起，臺北佛教界人士陳太空（按即陳普星，太空爲龍華派信徒九品階級中之第二品，僅次於傳燈掌教之空空，無空空級時即由太空級代掌。）及林普易（名學周，別號希元；臺北五股人。光緒十年生。總督府立農事試驗場農科畢業。歷任公職、教職，並曾入臺灣銀行及林本源第一房任事，後三度連任新莊街助役，嗣辭職爲錦茂行支配人。對臺灣林業開拓、迷信破除及新莊街政等均有相當之貢獻。著有臺灣宗教沿革誌。）應臺北廳宗教係長柴田廉之邀，假臺灣共進會第一會場（今臺北地方法院大樓南側空地）建佛教臨時傳道所，舉辦連續達四十日之佛教演講會，每日下午及夜間兩次，聽衆踴躍，每夜均不下千餘人。其時，全臺佛教徒齋友集中於曹洞宗臺灣別院（即東和禪寺），普易以佛教興衰關係重大，提倡組織佛教青年會，得衆贊成，曹洞宗別院主人大石即囑普易起草臺灣佛教青年會意趣書及規則。該會由臺胞八人、日人二十二人爲發起人，另有臺胞二十八人、日人三十人爲贊助人。先生即係八名臺籍發起人之首名，其餘七人依次爲王慶忠、洪以南、吳昌才、陳火星、江善慧、許梓桑、謝汝銓。

是月，大稻埕慈聖宮落成。建坪二百三十坪，總地坪一千二百四十坪，規模之大，爲大稻埕區各廟宇之冠。

十二月二十一日，臺北監獄以先生服務勤勉，獎給三十圓。臺北廳農會以先生爲大稻埕區地方委員，服務勤勉，發給「慰勞金」五圓。另，臺北縣以先生爲大稻埕公學校學務委員及大稻埕女子公學校學務委員，服務均極勤勉，各獎給十圓。臺北廳又以先生爲大稻埕區長服務極勤勉，獎給四十圓。（均據履歷。）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減至五人，死亡者四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中華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先生六十八歲。

一月十九日，臺北廳土地整理組合以先生爲委員長極勤勉，獎給十圓。（據履歷。）

三月十日，先生以糖尿病宿疾請辭臺北廳大稻埕區長、臺北廳公共埤圳聯合會大稻埕區徵收委員等，本日獲准予以免職。（據履歷，參「倡風氣之先的中醫——黃玉階」。）

五月十七日，臺灣佛教青年會發起人會議，選舉日人大石堅童（即曹洞宗別院主人）爲會長，先生及日人木村泰治爲副會長，洪以南及日人木村匡等十三人爲評議員，江善慧爲幹事長，魏清德等四人爲幹事兼會計，又推舉辜顯榮、林鶴壽、林熊徵、顏雲年、林爾嘉、林彭壽及日人齋藤道癡等十五人爲顧問。

九月，大龍峒保安宮興工重修，先生爲管理人。先是，乙未割讓之初，該廟因廟東數百武火藥庫爆發受震，幸堂廡猶如故。旋爲總督府國語學校及製菸會社所先後盤據，剝落飄搖，行將圯焉，故管理人鄭萬鎰倡議重新。三堡士紳黃贊鈞、林清敦、蔡受三、林熊徵及先生等乃發起募捐。至是興工焉。

十一月七日，先生再辭臺北監獄囑託之任，本日臺北監獄准予解任，並以其服務極勤勉，獎給五十圓。（均據履歷。）

是年，全臺鼠疫患者及死亡者同僅七人。（據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此後以迄臺灣光復，再無鼠疫患者矣！
中華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先生六十九歲。

三月十五日，臺灣總督安東以先生於澎湖廳凶歉時捐款五十圓賑濟罹災窮民，特獎給木杯一個。（據履歷。）

七月二十六日（農曆六月十九日），午時先生成道往生。先生病篤之日，代理民政長官高田致書存問，臺北廳長加福奉長官意旨，三度親至其家探視致慰。而先生預知昇邀之期，至是果歸西矣。（據臺灣宗教沿革誌。）先生終身未娶。式穀子二，長殤，（據陳祚年撰「黃玉階先生墓誌銘」。）次天鶴。天鶴擬每年春季於至善堂定期前往為先生掃墓，日期決定後，即預告於臺灣日日新報，屆時除有許多信徒及故舊親朋之外，感懷其遺德之民衆亦羣往參加，情況每至熱烈感人。（據「倡風氣之先的中醫——黃玉階」。）先生卒後，家屬乞前臺北府學生員陳祚年為銘，祚年所撰「黃玉階先生墓誌銘」全文如下：「先生諱玉階，字黃華，先天道人也。生於彰化梧棲港，遷稻江家焉。少穎，精醫學，施方藥，不受人金，得存活者以百千計。又手編拯疫諸書，春風中從遊者衆。倡言宣講，化及囚徒，尤其緒餘。此鄉國之善，舍先生其誰？逮後賜紳章，膺區長，盡瘁忘家，凡諸義舉，靡不傾囊寄附，故大葬儀、即位式，均叨參列。一時名聞政府，尤沐藍綬勳章，授勳六等瑞寶章、銀盒等，恩榮之極矣。由是頻年奉公，積勞成疾，竟於大正七年六月十九日午時壽終正寢，距生於道光庚戌四月二十五日午時，春秋六十有九。厝芝蘭福德原山之麓，坐巳向亥兼巽、乾，分金丁巳。鰥居，式穀子二，長殤，次業儒。孫一。弟二，仲商，季西醫。丐余銘，余雖不文，誼母可誦，爰為之銘曰：先生之行，金錫珪璋；先生之名，山高水長。」（錄自陳祚年著：篇竹遺藝。）

先生歸西後，其所遺先天道臺閩頂航一職由卜道仙繼任。（道仙弱冠進道，壯歲領天恩，其後闡道閩省數十年，功勞卓著。後又繼馮道進為閩浙地任，於民國二十四年歸西，享年七十二。）而全臺頭頂，由先生仲弟監繼任。至善堂主則由陳昌賢繼任。（據先天道研究。）

先生友人謝汝銓著奎府樓詩草中卷感舊篇「區長黃玉階社友」詩云：「藥方神妙漢醫家，身是維摩不著花；掌握稻江區政柄，兄終弟及願殊奢。」陳振能口述「臺北舊事瑣談」有先生軼事云：「他為人聰明，有機智，處事臨機應變，很為圓滑，而且有點學問，善吟舊詩，一生不娶室，喜歡做好事，晚年時常戒人曰：『小善必為，小惡須戒。』因為不吃葷，所以有不得已事，赴外地過夜時，一定要帶自己經常僱傭的廚子前往。日據初期，他實在是北臺數一數二的紳士，對地方的貢獻很多，所以人人都很尊敬他，黃玉階最活動的時期，大概是民前三、四年（日明治四十二年）左右。」而王一剛（即王詩琅）撰「黃玉階的生平」：「乙未割臺後，日人對本省人士，曾竭盡手段懷柔，其目的不外乎順利推進其統治。當這時候，本省知識份子之苦楚，自非筆墨所能形容。然而當此省民苦難的開頭，一面善能與日人周旋應付，一面謀取同胞之福祉，其苦心孤詣更非常人所能做到。黃玉階就是日人入據臺灣初期，善能運用這種艱鉅的方法，為同胞謀取福利，而且建樹特多的人物。」又云：「他晚年雖然是一位炙手可熱的聞人，可是溫厚仁慈的本色始終不變，現在臺北市的耆宿一談起他來，還是讚不絕口，實在是一位集德望、慈善、革新、宗教、仁術於一身的奇人。」實可作為對先生之論贊！

先生仲弟監，繼先生爲先天道臺地頭領。民國十一年，南瀛佛教會成立，出任幹事。二十四年，至漢口萬全堂晉謁家長，晉浙閩地位（第一位本省籍地任），統轄三省數百堂口。三十八年，大陸淪陷，與漢口祖堂音訊斷絕，時已年近八旬，仍不辭勞苦奔走臺、澎間，開辦講習會，以振興道場。四十七年二月歸西，享年八十九歲，葬於彰化福山。（據先天道研究。）季弟瑤琨，卒於日據中期。（據臺北市志稿九人物志。）妹幼女，曾任彰化福吉堂堂主，引渡賢良不輟，民國十七年歸西，享年七十餘。而義女陳昌賢，繼先生爲至善堂堂主，於民國五十二年往生，享年九十一歲。（並據先天道研究。至先生嗣子天鶴及孫事跡則不詳。猶憶約十餘年前，某次王詩琅先生嘗言及黃華先生有一姪女婿，已自私立淡水工商管理學校退休，名吳本立，其女在教育學院，係學生物、園藝。當時未進一步詳問，今則歷年已久，有無記錯，亦不得而知，併誌於此。）

先生之著作，以臺灣宗教沿革誌所載最詳：「獄囚教誨集二卷、宗教講演集四卷、大道講習錄一卷、治疫醫書一卷、疙瘩瘟治法新編一卷，其他手抄詩文遺稿，不遑枚舉。」獄囚教誨集二卷，當係先生任臺北監獄訓誨師訓誨內容之精萃，恐已佚；宗教講演集四卷與大道講習錄一卷，當有部分係先生在民初連辦三年宗教講習會之講授內容，今有陳紫雲（當年講習員之一）所存講習課，雖已不完全，尙能嘗其一鱗；治疫醫書一卷，則係光緒二十一年臺北流行霍亂時印送之「霍亂吊痧醫書」別名；疙瘩瘟治法新編一卷，今尙有存本；至所謂「不遑枚舉」之其他手抄詩文遺稿，想亦多半散佚，以吳文星教授之淵博，在其「倡風氣之先的中醫——

黃玉階」一文亦僅錄得四首，可見一斑。

附：參考資料（初稿所列從略）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藏：黃玉階の履歷（抄本）。

黃玉階著：疙瘩瘟治法新編。

陳紫雲藏：講習課（黃玉階講）。

曾玉暉編：黃道弘先師誕辰紀念恩德報答方法研究錄。

普易道人編著：臺灣宗教沿革誌，臺北，臺灣佛教月刊社，民國三十九年。

林萬傳編著：先天道研究，臺南，龍巨書局，民國七十三年。

杜聰明著：回憶錄，臺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民國六十二年。

葉炳輝、許成章著：南天的十字星——杜聰明博士傳，高雄，新民書局，民國四十九年。

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明治四十五年（民國元年）。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大正五年（民國五年）。

大園市藏編纂：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大正五年（民國五年）。

不著撰人：臺北仁濟救濟院今昔，臺北，仁濟救濟院，民國四十年。

吳文星撰：「倡風氣之先的中醫——黃玉階」，收入張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一冊，二版，臺北，自立晚報，民國七十七年。

作者簡介

鄭喜夫：臺灣省臺南市人，民國三十一年生。聯勤財務學校財務科及國立中興大學夜間部歷史學系畢業，臺灣省訓練團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訓練班第一期及國防管理學校史政人員訓練班第十九期結業。五十年特考稅務人員考試乙級稅務組考試、五十四年乙等特考國防部行政及技術人員考試經濟行政人員考試、五十八年高考會計審計人員考試及格。曾任稅務員、軍職財務官、助教、助理研究員、研究員，退伍後曾任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計劃組組員、組長，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現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委員。著有臺灣史管窺初輯（浩瀚出版社出版）等書。近年傾全力以事中外姓氏源流之研探，我姓氏學前輩及同好，敬請不吝賜教及鞭策！

— 稿二譜年生先華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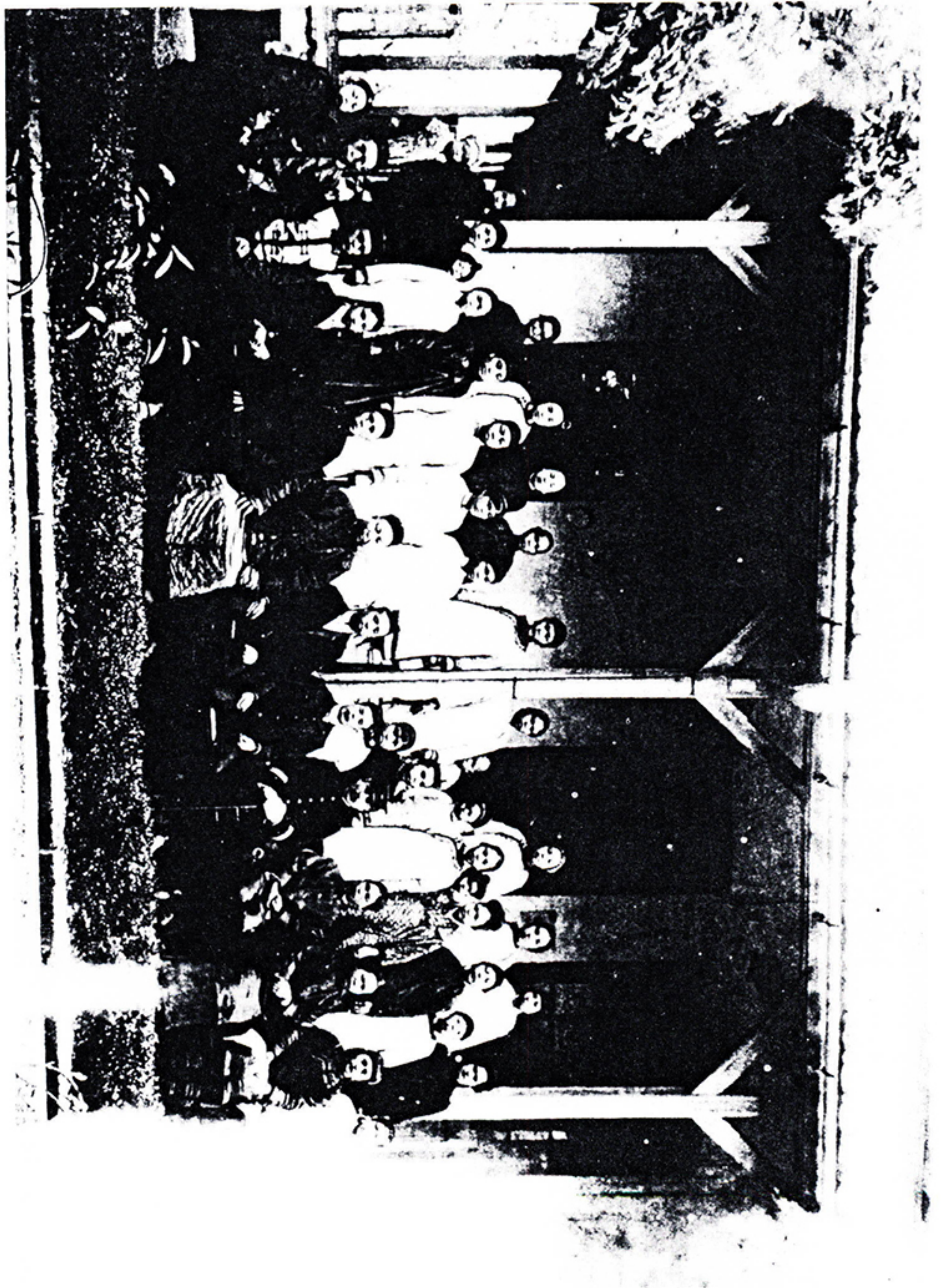
黃蔘華先生全身像（林萬傳翻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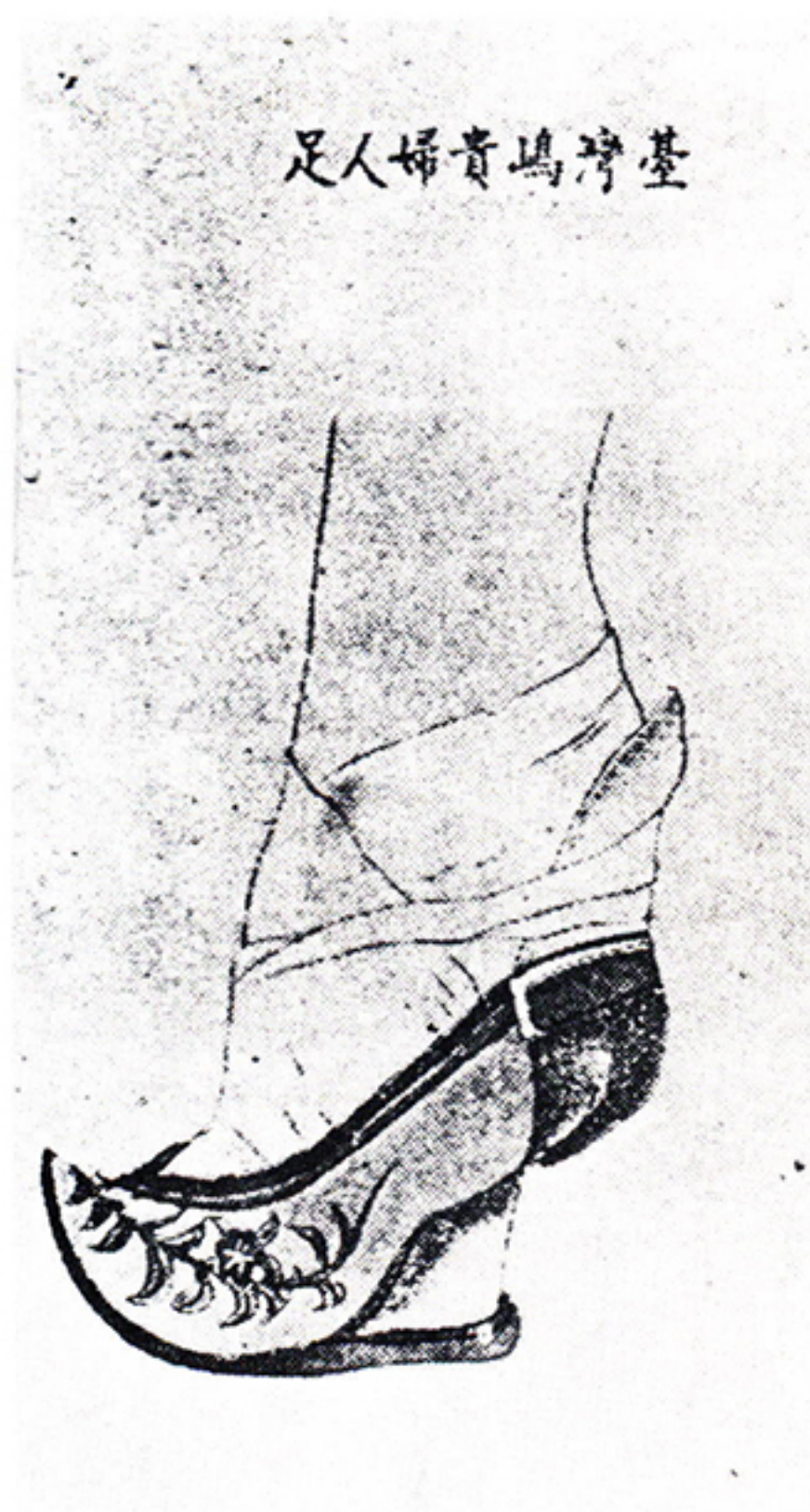
（二）生先華黃
（傳紳列灣臺自影）



（一）生先華黃
（集畫史市北臺自影）



中 坐 者 為 黃 奠 華 先 生
臺 北 天 然 足 會 成 立 會 留 影
(影 自 臺 北 市 史 畫 集)



當年天然足運動文宣品（影自臺北市史畫集）



臺灣島婦人之足



黃

監（黃黃華先生之弟）

（林萬傳翻攝）



（君 珉 瑤 黃）

黃瑤珉（黃黃華先生之弟）

（影自大園市藏編纂：臺灣人物志）

醫師養成所肄業維時匪氛未靖生徒僅三十餘人由學校入學者惟君而已、三十二年改爲總督府醫學學校歷年試驗皆列第一名足徵學術優異至三十五年醫學學校第一回列爲首席卒業、後即爲臺北醫院醫務助手實地研修、三十七年辭職始在大稻埕中北街、開設日新醫館、三十九年就任臺中廳員林公醫本島人任公醫者實以君爲嚆矢、後又兼任彰化公醫、又爲員林街公學校校醫社頭公學校校醫、員林街衛生組合顧問、員林醫學會友會長、並彰化小學校員林派遣教授所校醫、至大正三年爲欲與伯兄團聚乃辭公醫之職回北時臺中彰化人士惜別情深多有遠送難捨足見其遺愛在人也、現在大稻埕九間後街開業、其對患者親切醫德可嘉洵醫中之錄錄也、君夫奉命爲日本赤十字社臺北支部發會式兼第一回總會舉行委員囑託、又學爲日新街北市保正臺北廳防疫醫務囑託及創建天然足會發起人、並幹事普願社宣講所發起人於地方公益多所貢獻其品行誠足多也、至於學術之優豈僅精於音樂足以盡其能事哉。

君號菁華明治七年四月十三日生黃玉階之介弟也、少即岐嶷長更精勤生平持齋奉佛性恬淡寡笑言溫良和厚友愛仁慈世人咸推重之明治三十年卒業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速成科旋入本島人



陳昌賢（黃黃華先生之義女）（年輕時）（林萬傳翻攝）



陳昌賢（黃黃華先生之義女）（晚年）（林萬傳翻攝）



至善堂外觀（林萬傳攝）



至善堂內景（林萬傳攝）

黃黃華先生門下醫生（影自臺灣列紳傳）

陳直卿

臺北廳大加蚋堡大龍峒街土名大龍峒五百五十二番地



陳直卿

陳直卿。大龍峒人。屬泉州籍。祖父某嘉慶中移居於今處。購田園數十甲。徵租于賸耕。父萬往以勤儉能守。貨殖益加。直卿自幼讀書。夙志于醫。欲成名于杏林。師事黃玉階先生。覃思研精。凡四年。探知識於本草諸譜。詳悉劇樟煮腦之方。跋涉新竹宜蘭山中。去經理腦藥。明治三十三年三月授佩紳章。翌年下付醫生許狀。四十三年推薦保正。初膺民社。爲人伶俐。謀事巧慧。然急公好義。衆咸敬重、資產約四萬圓。今其所關係事業。未可謂揚颺順風者。不知近時消息何如。年今四十八。

陳迪卿

臺北廳大加蚋堡大稻埕中北街五十五番戶



陳迪卿

陳迪卿。聰明慧敏。自幼讀書。善詩文。又師事黃玉階先生。學醫術。與直卿世稱連璧。明治三十年四月授佩紳章。或垂帷授徒。或經營事業。無適不可。資產約三千圓。名聲亦佳。

陳 自 新

臺北廳大加蚋堡大稻
埕太平街五十一番戶



陳 自 新

陳自新。黃玉階門下醫生也。大稻埕人。屬泉州籍。未詳其先移住年代。父祖以農尚微。自新幼少立志。讀書寫字。勤修不懈。及長。通經史。精文藝。博聞宏識。談論周詳。宛若老成人。光緒甲申歲。初赴府試。列舉秀才。既而復志于醫學。納贄于黃玉階先生。忽逢乙未滄桑之變。物情恟恟。城中鼎沸。君即與先生。奔走王事。擢用大稻埕保良分局主理。綏靖後尚在於塾。研鑽醫術。明治三十年四月臺灣總督府授佩紳章。三十四年授醫生許狀。初開門戶於今處。乞藥者接踵。資產約二千圓。清素治身。與彼輕佻者。不共趁風塵。衆咸以爲高。年今五十六。



(此幀影自臺灣實業家名鑑)

金 鍊 葉



至善堂所藏黃黃華先生墨寶(一)

(林萬傳攝)



至善堂所藏黃黃華先生遺物(林萬傳攝)



至善堂所藏黃荇華先生墨寶(二)

(林萬傳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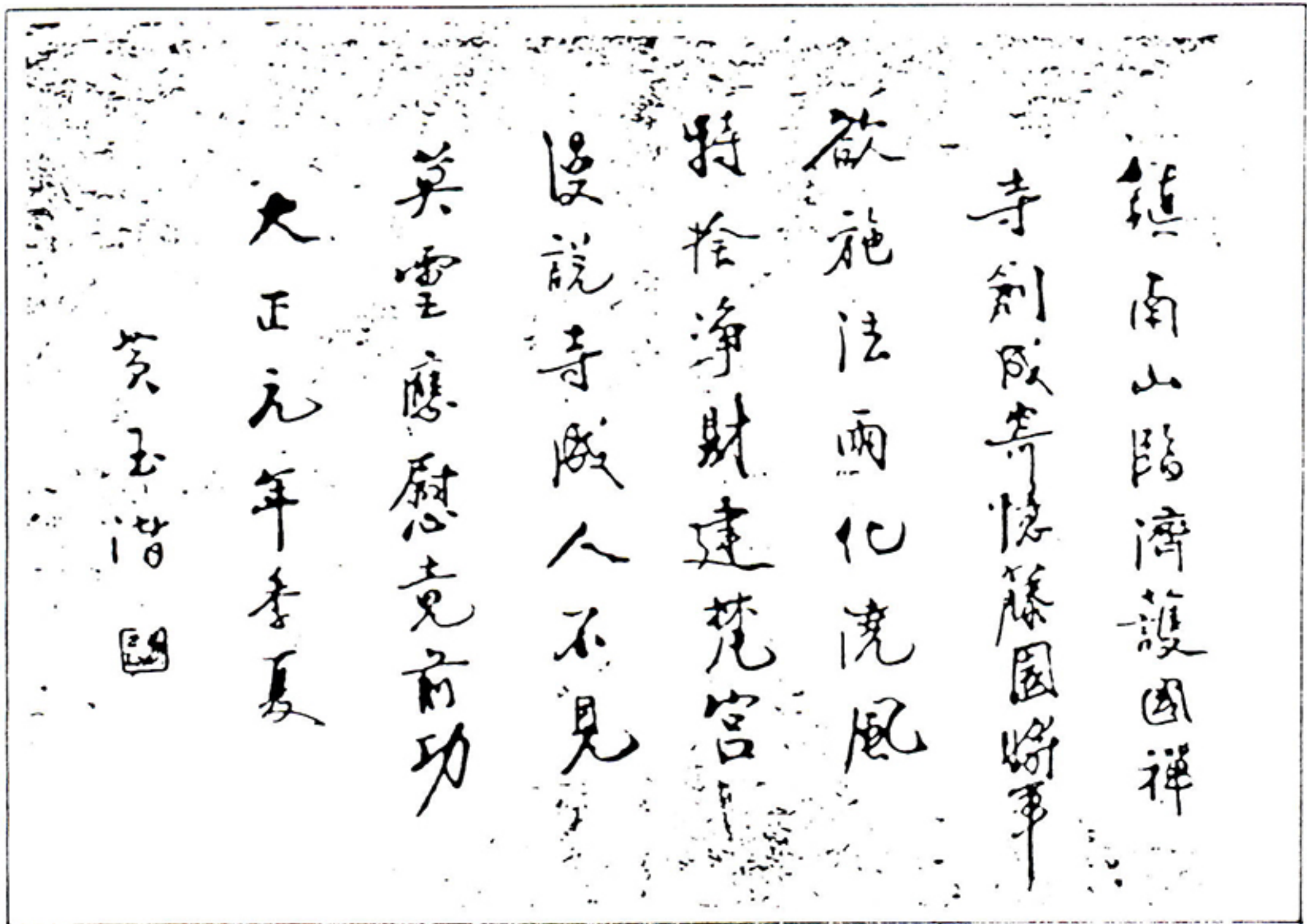


至善堂所藏黃荇華先生墨寶(三)

(林萬傳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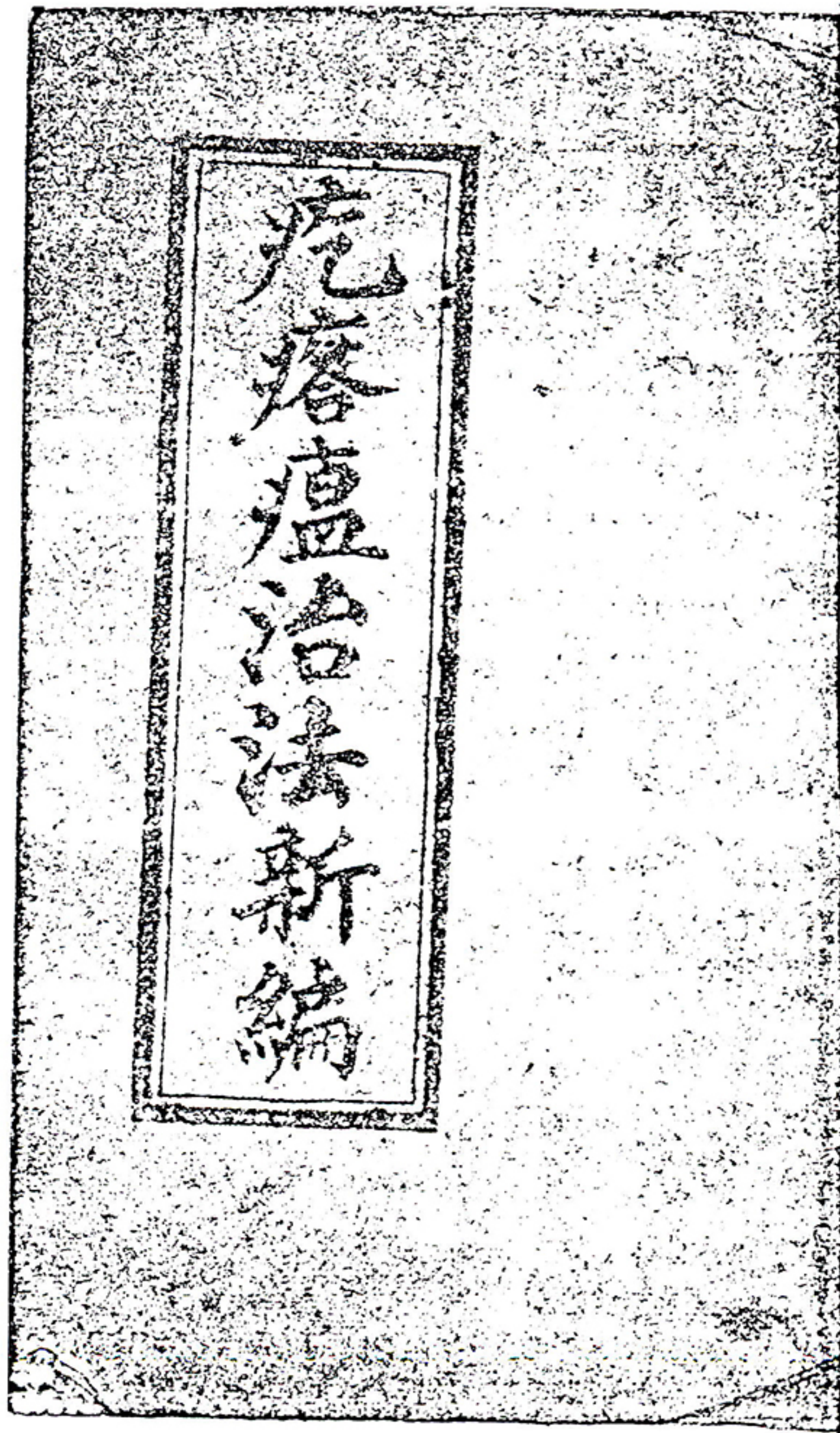
顏子曰勿要收入表閑存工夫製外以養
中也孟子曰端要擴充去格致工夫推近
以望遠也 歲乙卯年仲夏之月 黃玉浴

黃奠華先生行書軸（影自中原文化與臺灣）



(帖念記南鎮自影) 寶 墨 生 先 華 奠 黃

履歷書	出生地	台中廳大肚中堡梧棲港街	現住所	台北廳大加蚋堡大稻埕新日街北市一丁目七番戶	黃玉階	喜永三年四月貳拾五日生	安政元年	從師黃邦肆習漢學	明治貳年	從漢醫師李清機學醫兼研究佛教宗旨	今年	始出為人診病歷年至今暨行施醫並送藥物	全拾五年	在大稻埕營漬物商
-----	-----	-------------	-----	-----------------------	-----	-------------	------	----------	------	------------------	----	--------------------	------	----------



疙瘡瘟治法新編封面

疔瘡癰序

竊思天降瘟疫何地蔑有雖氣數使然亦必賴有仁人君子出而挽回一則勸人覺悟好善力行天心當必悔禍一則賴醫有法療治救人自能起死回生言念及此深慨為醫不能救時濟世殊可恥也爰是考究方書揣摩至理悟出氣管血管之遞變傳經直中內結之三因乃於古方中拈出通路逐瘀解毒清熱四大法療治奏效三年來救活何止千人然於臨症時再究其毒之淺深邪之進退而用藥亦隨其輕重加

減攻逐調養兼從諸法無不備載數年苦工嘔盡心血若成一帙本不敢問世因諸君子勉余刊發以為救人一助余本活人為念是以忘其固陋檢出原稿再加訂正付之梓行為窮鄉僻壤無從延醫家藏一本以備不虞惟願閱是編者鑒余之苦心以匡不逮而惠教之則幸甚

明治三十一年二月 日 賜章醫士黃玉階序

臺灣黑死病時症論

蓋治病不究寒熱感受之異論復不察臟腑變化之原必不